



建设山区的火车

中国铁路出版社

中国铁道出版社

www.duxiu.com

建設山区的火车头

火车头人民公社社史编写委员会编

风 旗 插 图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甲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4%印张·4插页·7插图·96,000字·印数：1—15,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34 定价(6)0.75元

前 言

火車头人民公社从一九四八年成立互助組起，到現在已經十一个年头了。十年来，这个社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十年来，这个社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复杂的道路。

一九四八年，在党的领导下，罗圈夹的六戶农民組織了一个互助組。当时，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多，一些管理制度也不完备，但这却是一条方向正确、前途广闊的道路。是党在这个偏僻的山区树起的一面旗帜，一面引导人們摆脱貧困、走向富裕的紅旗。

經過了四年的发展，到一九五二年，以这个互助組为主，成立了一个十六戶的农业社，这就是火車头农业生产合作社。又經過了三年多的发展和扩大，到一九五五年轉高級社时，就发展到九百多戶。到一九五八年八月，成立人民公社时，已經发展到七千七百

多戶了，包括原六個鄉的六個大社，土地面積達六萬多畝。

這個公社就這樣，象一個從深山里開出的火車頭，越跑道路越寬廣，越跑力量越雄厚！黨所領導的互助合作運動，在廣闊的土地上放出了燦爛的光輝！

當然，這一條道上也有不少阻礙，這個社和其他人民公社一樣，每一個發展過程都充滿了矛盾和鬥爭。

為了徹底改變山區的貧困面貌，使低產變高產，使薄地變良田，幾年來，人們向大自然進行了不斷的、艱巨的鬥爭。為了社的集體利益，為了鞏固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從互助組成立那天起，人們就向玩尖取巧的自私自利思想，向各種類型的資本主義思想、反革命破壞進行鬥爭。……

就這樣，人們在改造自然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逐漸地一家一戶的小天地被打開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成長起來了。

因此，我們覺得公社史就是鬥爭史，就是人向自然，集體主義思想向小農的個體思想，社會主義道路向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歷史。

今天，當全國五億農民歡欣鼓舞地走向人民公社，過着從未有過的幸福生活的時候，再回憶一下走過的這一段路程，是會有很大的意義的。因為只有充分理解革命道路的曲折，理解革命事業的艱巨，才能更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才能鼓舞我們拿出更大的革命幹勁，為實現黨在农村的宏偉計劃，為建設更美好的新農村而奮鬥不息！所以編寫公社史，不但是一種群眾性的文藝創作運動，同時

通过回忆和座谈，也是开展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有效方法之一。我們觉得，这就是编写公社史的重要意义。

这本公社史，共編入二十多篇文章，都是真人真事的特写。

这些文章，反映了火車头人民公社在党的领导下，从互助組到农业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变化。描写了渡荒救灾的动人事迹，和开水田、改良土壤等征服自然的艰巨而又振奋人心的劳动场景。这里，有困难当头的愁楚，也有胜利后的喜悦。

与此同时，也記述了和反革命分子張寿朋所作的、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严肃斗争，記述了和張显和等各种类型的破坏分子所进行的复杂的斗争。描写了怀疑、动摇的中农姚青泰，和滋长了自发思想的吴天令。姚青泰等人，经过农业社的帮助，在事实面前受到了教育，终于入了社。这是很合乎规律的，也是农业社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張寿朋等一心和农业社和社会主义为敌的人，也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被判处了徒刑。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涌现了不少积极分子和英雄模范人物。这本书，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歌颂了他们的模范事迹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描写了吃苦在先、任劳任怨的張文春等领导干部，也描写了爱社如家的普通社员。这些人，在各项运动中都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他们的思想，将永远閃耀着光彩！

这些文章，每一篇都有其单独的中心思想，可以做一篇独立的文章来讀。但是，篇与篇又有着一定的联系，統观全书，即可看出火車头人民公社的主要面貌。

我們所要說的話，到这里就該結束了。當我們即將結束這段工作的時候，停筆靜思，由于我們工作得不够好，還沒能把火車頭人民公社的全貌更完整、更深刻地反映出來，切望得到廣大讀者的指正。我們更熱誠地預祝火車頭人民公社在黨的領導下，日益繁榮和昌盛！

火車頭人民公社社史編寫委員會

一九五九年一月

目 录

前 言

六 戶 互 助 組.....	1
渡 荒	9
另 外 一 种 人.....	18
一 条 棉 褲 的 故 事.....	22
建 社	26
队 与 队 之 間.....	32
开 水 田.....	37
瘠 薄 土 地 变 良 田.....	45
我 和 羊 羔.....	48
保 管 員 樂 德.....	53
热 爱 养 羊 专 业 的 張 宝 山	57

我的两件事·····	61
我当饲养员以后·····	65
姚吉奉入社·····	69
吴天令的变化·····	76
斗争·····	84
我們得了玉米丰产奖·····	91
建大社的风波·····	97
开山取土·····	105
关心社员的張文春·····	113
妇女开荒·····	116
小黑犍牛的来历·····	119
第一座鉛矿·····	121
一場辯論会·····	125
稻苗的秘密·····	131
繁荣幸福的人民公社·····	139
一窩蜜蜂的故事·····	143
鋼鐵“卫星”飞上天·····	147

六戶互助組

楊 啟 敏 口 述

楊 麥 整 理

提起咱們羅圈夾，人人皆知是個窮山惡水的小山溝。東靠陰石山，西靠小西山，北依葫蘆頭溝山，南臨八河川大河。山環水繞，活象一個大羅圈，緊緊包圍着這裡的二十來戶人家。

听老年人講，從前這裡是一片森林野甸，沒烟沒火。大約在八十多年前，從山東來了三家逃荒戶，一戶姓于，兩戶姓張。張于二姓，在這裡開荒斬草，於是這裡便有了人家。慢慢地親投親，友投友，便發展到十多戶。

後來，由於天災人禍，張于二姓以及後來搬來的十多戶人家，用血汗和笨鎬開出的田地，都陸續被地主徐連榮等人掠奪去了，羅圈夾的群眾也同時落到吸血地主徐連榮等人的手裡，過着奴隸的非人生活。

這裡，山多石密，地薄租重，人們辛苦一年，吃穿皆無。論穿

的，夏无单，冬无棉，十冬腊月还穿灯笼裤子干活。有的一身棉袄穿八年，麻绳漂麻绳，一点布丝都看不见了。妇女们衣不遮体，只好围着蓑衣出门。论吃的，糊涂粥都喝不上流。实在饿急了，就冒着危险到八河川日本鬼子的泔水缸里捞把饭渣。想捡爬犁柴火到镇上换点豆腐渣吃，被地主看见了，不但没收，还得挨打，因为连罗圈夹的石头都姓徐。人们形容这段生活是：

伏天披的烂棉袄，
冬天还穿破衬衫。
吃糠咽菜混日月，
一年四季受熬煎。

人们就这样，父一辈子一辈地在这里奴打奴做，就这样，父一辈子一辈地受苦受难。……

但是，自从一九四八年，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恶霸，分了田地，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后，这里的面貌却在一天天变化着。

要讲这些，还得从六户互助组谈起。

一九四七年旧历腊月间，八河川吴区委捎信叫张文春到宽甸县政府去，说县长找他。张文春是个受穷的老实人，从来就不敢见官不敢见吏。那时他还不大了解人民政府，他一连去了两趟，见县政府门口有站岗的，寻思寻思还是回来了。后来这件事被吴区委知道了，亲自领着张文春去见县长。

县长夸奖了张文春领导土改有成绩以后，说：“你回去组织一个互助组吧！”

張文春問：“啥叫互助組？”

縣長告訴他，就象過去拌工那樣，在一起換工。還講了互助組力量大，互助兩利，車馬、人工都可以互助，農業和副業也可以同時進行。……

說話來到了舊曆年。

三十下晚，吃完餃子，拜完年，張文春叫我把楊啟忠、常吉生、常吉財、韓德玉等人找到我家說：“咱們六戶搞個互助組好不好？”

大家不明白啥叫互助組，張文春就把縣長的話重復了一遍，並說：“輪流干活，給誰家干記誰的工，一個月一算賬，誰欠工誰還。”

那咱，剛搞完土改，大部分人家不是分頭牛，就是分匹馬，拉車不行，拉犁杖也癩腿，不互助也沒法種地呀，尋思尋思就都同意了。

常吉生突然問：“牲口怎麼辦？”

張文春說：“我分了一匹馬，你們各家都是牛，我看牲口可以不記工。”

常吉生一听，一聲不吱，只顧抽煙。

張文春問：“常吉生，你看牲口不記工行不行？”

常吉生不說行也不說不行，悶了半天說：“我看你們几戶先干吧，互助組……我不參加啦。”

大家都知道常吉生是個中農戶，自家有三條小乳牛，牲口不記工他是有意見了。

張文春便說：“你這話不對，如果對牲口的處理有意見可以提，不能說些散話。”

这时，常吉生才把真心話說出来：“牲口也是草料喂的，不記工不合理。”

大家一听，記就都記吧。經過討論，决定人工每天十分，牲口工每天七分。

这些事落地了，就研究选組长。因为張文春是村上的行政委員，掌管全村的事，总不在家，大家就选我做了組长兼記工賬。选常吉生当打头的。

当研究干活的时候，常吉生說：“过了正月十五再干。”

常吉財願意多玩几天，他說：“得出了正月再干。”

張文春捅了我一下，叫我說說。我說：“咱們得提前干，因为咱們是互助組，得干个样子。我看明天就开始劈大柴。”

大家一听，也对，就都同意了。只有常吉財不同意。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們互助組就到我家去劈大柴。不过常吉財沒来。

又过了三、四天，县农林科来了三个人，他們每天晚上都給我們开会，講互助組的优越性，訂生产計劃……

再說打大柴的事。

头几天都是給我干的，我怕人家說我护小头，每天晚上都說：“明天給別人干吧，不能总給我干。”

常吉生总說：“不用，还是先把你一家干完再說吧。”

等我的大柴都劈完了，常吉生又說：“給楊启忠干，我放在最后。”

楊启忠是我的哥哥，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說：“不能光紧我們，应当給老常家干了。”

常家哥俩百般不用，直等到最后，才給他們干。我当时想：这俩老伙家还真有个集体性。

誰知到算工賬的时候，我才发现了这当中的問題。我打了一万斤大柴，欠了八个工。常吉生打了一万五千斤，不但不欠，还剩了两个工。我很是納悶，就問楊启忠。

楊启忠想了想說：“事情还不明摆着，給你干活时天短，再加正月里看看熱鬧，嘮个閑喀，一混就一天。給常吉生干活时天长，在山上一点不耽誤工……”

这时，我才明白常家哥俩不願先給他們干的奧妙：原来是为了取巧！我們，吃了哑叭亏。

吃亏就吃亏吧，張文春給村里跑运输去了，沒在家，我又是組长，不能乱吵嚷，只好暗气暗憋。

开犁种地的时候，我問：“先給誰种？”

常吉生又說：“还是先給你种。”

我說：“这回不能象打大柴那样了，咱們得一替种一天。”

常吉生說：“那不乱套啦？还是先給一家种領淨了，再給別人种。”

就这样，又先給我种上了。但是，沒等种完，常吉生就問我：“組长，明天是不是給我种？”

这咱，剛过立夏六、七天，种地正是时候。我知道常吉生又来

找便宜，就說：“不行。你不是說先緊一家種完再給別人種嗎？”

常吉生賴急急地說：“反正……我得種。你們要不給種我自己種。”

我怕影響不好，就給他種了。心想：等張文春回來，好好研究研究這些事。

種完地，張文春還沒回來，不過常吉生卻找上門來了。他進門就說：“我的工記差了。”

我問：“差多少？”

常吉生說：“差三十分。”

我拿出工賬，一筆一筆給他找，結果沒差。

但常吉生還是一口咬定：“差了。”並且嘟嘟囔囔要退組。

當時可把我氣夠噲，本來嘛，他屢次三番找便宜，我們都讓服他。他不但不自覺，反來找邪火，怎能不氣人！

過了幾天，張文春回來了。我把事情告訴了他以後說：“這樣吧，工賬交給常吉生，我不干了。”

張文春一見，就向我破解：“工作不能沒有困難，碰釘子是個鍛煉。區里縣里都很重視咱們這個組，這是個方向，咱們決不能說泄氣話。……”臨走時，他還告訴我：“別着急，咱要想辦法解決。”

第二天早晨，我去找張文春。不料他沒有了，家里人也不知道哪去了。直到晚上點燈以後，他才樂顛顛地跑回來，一進屋就交給我幾個小木牌，說：“伙家，有辦法了。”

原來，張文春一早就跑鐵路村王國滿互助組去了，向人家學來

了放工牌的方法。

工牌，是一个个一寸宽一寸五长的小木牌，分别写着十分、五分、三分、二分，发给组员每人一套（五百分）。别人给你做活时，你按他的所得给他工牌，你给别人干活时，别人按数给你。自己的工牌自己保管，省得怀疑记错了。

这个办法很好，组员都欢迎。我怕用笔写容易涂改，就用个铁丝烫字。起早贪黑做成了，发了下去。

关于常吉生说差工分的事，那是没影的话，当然也不用再查了。

由于互助组互相换工，镰趟及时，秋后收成很好。互助组平均每亩地比单干户多打了两石多粮。

一年来，组内虽说发生了一些不痛快的事，眼望丰收，车载斗量，心里还是乐呀！

不久，张文春就到县里去开劳模会。

县里奖励一条大牛，和一些锄板、锄钩子。

张文春戴着大红花，连家门也没到，就把大牛送给我说：“我的光荣是咱们全组的，牛，交给组。集体使用，不记工分。”接着，张文春又和我说：“杨启敏，咱们也要在组里评模，把我得的锄板、锄钩子奖励给大家。”

评选的结果，我和常吉财得了奖。在会上，大家对常吉生玩尖取巧的行为也进行了批评。常吉生本人也有些后悔。

我和常吉财各得了一个锄板和一个锄钩子。东西虽少，这可

是一个了不起的心意呀！

做梦也没想到，政府对我們这个穷山沟还这么看重！大会小会表扬我們，还奖励我們……罗圈夹也过上抬头的日子了。

不过，这仅仅是迈了一小步啊！



渡 荒

公社主任 張文春 口述

王 毅 整理

咱們羅圈夾過去是一個窮山溝。一年四季不是旱就是澇，打下來糧食除了交地主的租子就沒有了，剩下那點點還吃不到兩個月。窮苦人，一年就有十二個月吃糠咽菜。

一九四七年，又是一個歉收年，再加上這年秋天鬧翻身、鬥地主，大家只顧訴苦、出氣、分土地去了，地里的莊稼就沒能好好地收家來，轉過年到了春天，大部分貧雇農家里都沒有吃的了。有的吃苞米骨子，有的吃豆秸，為了渡春荒，西娘谷都留種了，只能吃上西娘谷秸子。人是鐵，飯是鋼。吃了幾天苞米骨子，人就支持不住了，只覺得身上哆哆嗦顫，蹲下去起不來，哈腰再起來，眼前一片黑，兩眼冒金星；孩子們吃了拉不下屎來，蹲在地上嗷嗷叫。

沒有糧食吃，大家都沒有心思搞生產了。富裕戶看看沒法想

就搬走了，有些貧雇农也跟着吵吵要出外逃荒。

一九四八年是我們罗圈夹人民翻了身的第一个春天。穷人翻了身，这可不容易呀！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苦战了二、三十年，不知牺牲了多少同志的生命才换来今天哪！就拿咱们罗圈夹来说吧，几辈子的尸骨葬送在这个穷山沟子里。过去，穷人白给地主当牛马，无衣无食。貧农徐連有一件棉袄穿了八年，用麻繩縫連的有一寸多厚，硬的象鞋底子一样……那时候我给地主赶車，餓得一把一把地吃牲口料……現在咱们才开始过上人的生活，从此穷人的命运要由党、由我們自己来掌握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們能够把几千年的地主封建势力打倒，我們就一定能够把貧困的日子过好！

那时候我是村里的行政委員，我知道穷人过去受穷是被剝削的結果，并不是命里注定。斗倒了地主这仅仅是拔掉了穷根。拔掉了穷根，就要扎富根，这就靠咱们苦干。只要能种上地，到秋天打下来粮食，咱们就能够从穷日子中走出去。現在的第一步就是渡荒。

可是，我們该怎么办呢？我干着急，就是想不出办法来。

斗地主的时候，我們是依靠党的领导和发动群众。对，我去找党，去和大家商量。

我去八河川区委会找吳書記，他告訴我要把全村群众都发动起来生产自救。

当天晚上，我們就召开了貧雇农大会，会上我把吳書記的話向大家講了一遍，大家一听到党，渾身上下都来了勁儿，大家想了办法，决定搞副业生产。互助組长楊启敏說：“張文春，只要你能够想

法領着大家搞好副业，叫大家吃上飯，我們就保證不撂荒一亩地。”

会还没有开完，就有好多妇女抱着孩子找来了。孩子們都餓得不行，哇哇直哭。孩子一哭，勾起了穷人过去的难处，大家也都哭了起来。

我心里一酸，也掉下来眼泪，我說：“誰家有一碗飯也要拿出来大家吃，穷人就要抱住‘团体’。我出去搞副业找吃的，你們在家里把地种好。認可我張文春不吃，也不能叫你們大家挨餓。”

我們把分地主的豆子榨了油，把豆餅先分給大家吃了，又湊了一些分地主的金銀手飾，套上一挂車，常吉財赶着，我跟包，正月初三我們就出发了。到安东卖了三百元錢，买了八千斤食盐；又赶到通化卖了盐，买上三百五十片豆餅。寄存下三百片，拉着五十块豆餅就急忙往回赶。

出去了十来天，誰知家里人餓成什么样子呢？

大車还没有到村头，就看見三、四十人向我們跑来，人們一边跑一边喊：救命人可回来了，若是再晚回来几天，就怕有人要餓死了。

区委吳書記也跑来迎我們，他叫我赶快把豆餅分給大家。

晚上，我們开了一个大会。把豆餅削成薄片片，每人分一片，又燒了一鍋开水。吳書記也和我們一起就着水，吃着豆餅，唠着咯。

有了吃的，群众劲头就足了。会上，大家一致选我当副业經理。我和互助組长楊启敏挑了战：我保證搞好副业生产，叫大家吃飽穿暖；他保證领导好生产，爭取丰收年。

吳書記当着众人的面囑咐我說：“張文春哪，大家选你，这可

是全村人对你的信任啊！你们出去搞生产可不能忘了家里的穷哥们啊！”

吴书记的话象一把锥子扎着我的心。他这句话引起了我多少心事。每当我想起过去那些心酸的痛苦生活时，我就偷偷地流泪，艰难、困苦往事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出现：

那是我老爹讲的：在我太爷那一辈，逃荒来关东，什么也没有，只担了一副担子，一头挑着我爷爷，一头挑着一口老母猪。可是老太爷还没有等到在荒山里开出一块地来就累死了……我爷爷留下我父亲他们兄弟五个，来到罗圈夹开荒斩草，拚死拚活干了两辈子，把荒山变成了平地，可是他们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壠，开出来的田，打出来的粮，全被地主给霸占去了。老爹临死时，最后一遍把这些事告诉给我们，他说：“就看你们兄弟们啦。”

我们兄弟们更是两手攥空拳。我和张文凤兄弟两个给地主孙树纲扛了三年大活，才给我说上媳妇。那年头穷人穷的叮嘴响，有了家口更是愁！

那年头，扛活都是连年干，年节都回不去家。

我二十三岁那年给地主扛活，到了年三十晚上半夜多了，我给人家挂好灯，升好火，要迎神吃饺子了，地主才放我工，叫我回家。到家五里路，可是我却走了老半天。我心里想：一年苦到头，大年晚上我给他们妈妈孩子捎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浑身上下我摸了一遍，腰里只扎了一根草绳子冻着一块冰疙瘩。堂堂男子汉，这个家门我可怎么进呢？我对他们娘儿俩说什么呢？

到了家，我悄悄地用舌尖潤开了窗戶紙，只見她怀里抱着大小子，渾身上下沒有一根棉絲兒，單衣衫露着肉，腰里圍着一塊破麻袋，守着火盆，兩手捧着半碗面子流眼淚。她一邊哭着一邊數叨着說：

“孩子，人家有錢人家過年吃餃子，咱們窮人家只有這半碗苞米面，等你爹回來一塊兒過年吧！”說完了，媽媽孩子一起哭。

我的心，象揪掉了一樣難受。要我這樣的男人有什麼用呢？我一狠心，解開腰里的繩子，摸到樹下去上吊。到了樹下我就呆住了，尋思尋思放聲大哭起來：我死了，他們不得更受苦嗎？天下人象我這樣受苦的多着哪！為什麼受苦的人沒有一條路可走呢？

聽到外邊有哭聲，她知道是我回來了，圍着麻袋跑出來，一頭撲倒在我的懷里。我把她扶到屋裡，三個人大哭一場。我心里有多少苦水要訴說啊！可是那個年月就連訴說的空兒都沒有！到了家還沒有等到全身暖和了過來，鷄叫三遍了，大年初一天沒亮，我又得把他們娘兒倆扔在冰房子里去給地主當牛馬。這就是窮人過年啊！

那個時候，我懂得的道理很少，可是我知道受窮的人多，窮人也總會有一天能熬出個頭來。果然，在一年秋天我就聽說紅軍來了。紅軍，我常聽人家說是專門為咱們窮人打鬼子抗日救國。說紅軍比天兵天將的本領還大。我就偷着扛上二斗糧食去找紅軍。紅軍同志見了咱們窮人問寒問暖，可親熱啦。他們叫我領道去打四平街（寬甸一個村名），這一仗打的可漂亮，鬼子全給打死了。紅軍把得到的糧食和衣服分給了老百姓。

第二年春天，这件事被二鬼子——保甲队知道了，把我抓去逼口供。不容分说就灌了我九壶凉水、三壶洋油。我什么也不说，又压我八个人的杠子，压完了再打一百六十皮带。现在我的腿骨头还断着。

旧社会没有穷人的活路，我铁了心，什么也不说。逼不出口供，二鬼子最后下了毒手：把玻璃压成粉面，和上大蒜水和辣椒面子往我的两个眼睛里抹……等到人们把我救出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足足在家里瘫了一年，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两道白光。我的一只眼睛就是那时候瞎的。眼睛虽然是瞎了，可是我的心不死，我相信总有一天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一九四六年，共产党来了。那年我给地主孙宝贵赶大车，打游击的时候我给咱们部队拉东西，认识了吴连长，他白天晚上给我讲道理，他告诉我，土地、大车和地主官僚们的一切财产都是咱们穷人的……我第一次向他诉了苦，他说我的苦也是他的苦，他给我四十元钱叫我回来找地主算账，他还告诉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了他的话，我的脑筋一下子就开了。我把大车交给了部队，回来就和地主算了账。从此，我才明白穷人过去为什么受苦。

我回想着这些辛酸的过去，含着眼泪走到区委吴书记的面前，我对着罗圈夹的父老兄弟们说：“我们要感谢党啊！没有党我们早就冻死、饿死了。我记着党的话，我张文春受了一辈子苦，我要一心为咱们穷哥们办事。这个坚定的立场，永远不变。”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候全区只有

吳書記和区委組織委員兩名共產黨員。我是候補黨員。

第二次，我們準備了兩輛大車去拉豆餅，出發前，我弄了點苞米面子，摻上豆餅做了幾個干糧帶着，又弄了一塊破席頭子放在車上準備哪餓哪吃，哪黑哪住。

這一天我們來到了葡萄架嶺附近，遇上了大雪，鵝毛大雪團團下，天黑的對面不見人，走的人困馬乏，我怕上嶺出危險，看了看大家也實在不能走了，就卸了車，喂上牲口，在車的周圍圍上那塊破席子就叫他們兩個車伙躺下睡覺，他們剛躺下身上的雪就落滿了，可是人累乏了，什麼也不顧了，一躺下去就睡着了。天冷雪大，肚里無食，衣服又單薄，常吉財凍的縮成一團，我一看心里就難受。事出無奈，我就到附近地里扛來一捆秸稈回來升起火，叫醒他們倆一邊烤火，一邊啃着凍豆餅干糧。不湊巧，我們還沒等烤完火，就被一位老大爺給堵住了，說我們偷了他的秸稈，非要我們包賠不可，不賠就要留牲口，不讓我們走。我這時才發覺自己不該偷着拿人家的秸稈升火。我摸摸身上，一文錢也沒有。我們就因為要給大伙少花一個錢才不住店蹲露天的，哪里有錢賠他呢？我難住了。

這位老大爺有五十多歲，衣服也破爛不堪，身上披着厚厚的一層雪，凍得哆哆嗦顫，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也是個窮人。可是他的氣性可挺大。

我讓他到火堆旁邊來烤烤，我們向他承認了錯誤，我把我們羅圈夾渡荒的情況從頭到尾向他講了一遍，最後我把我們吃的豆餅干糧給了他一塊說：

“老大爷，我們村里鬧粮荒，人吃苞米骨子干不动活儿，我們出来这是給大家搞副业生产自救。我們舍不得花錢住店，一路上省下来的錢就能多买五块豆餅，五块豆餅就能够救活五口人的命啊！老大爷你就帮帮我們的忙吧！我們全村人都不能忘你。”

老大爷听了我們的話，也受了感动，他长出了一口气說：

“你們为大家办事这样热心，真难得呀！常言說‘天下穷人是一家’，天这样冷，你們就到我家去暖暖吧。”

家里的人都在等着我們活命，我們心急如箭，哪里还顧得上休息，只好謝了老人的好意，套上車又上路了。

从通化装上豆餅往回走，干粮就吃光了。沒有好办法可想，我捉摸了一下，車在前边走，我就跟在車后面拾柴禾。車走到鎮里我說住店，車伙知道我們沒有錢不敢进，我說咱們打干房，赶进去先喂喂牲口再說。

到了店里，我卖了一块豆餅，換了点苞米面，又切了半块豆餅和起来，借店里的鍋，我就学着八路軍的老办法，貼开了大餅子。等熟了，揭开鍋一看，糊巴有一指多厚。常吉財叫我拿去喂牲口，他說：“你看人家走車的，都穿着皮大衣，住店里吃大米飯、四个菜、喝燒酒，……可是我們……”听了他的話我心里实在有些不忍：冰天雪地，赶車的沒宿打夜的干，也真够辛苦了。哎！花上两角吧。想到这儿，我就去买了两碗菜給他們吃。我一个人蹲在地下啃餅子，喝开水。他們看了过意不去，再也不說什么了。

常了，我們和店掌柜的就混熟了，在路上，我給他們攬客。住

店，他不要我們的房錢。我們還是照常啃自己的豆餅干糧。好多人都開我的玩笑叫我“大餅子”經理。

就這樣，我們搞了八個月的副業。從一個村擴大到六、七個村；從一輛大車擴大到六十多輛大車。一年苦幹，我們八河川區獲得了大豐收，從一個互助組發展到二十四個互助組。只我們羅圈夾就用副業收入買了九匹牲口，撿了三套膠皮車。不但勝利的渡過了災荒，而且還為明年大生產打下了基礎。

這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火車頭人民公社已經實行了半供給制，人們再也不為吃穿發愁了。

然而，這僅僅是我們走向新生活的開始。當我們由貧困走向集體富裕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過去的困苦生活。更不能忘記我們的最高理想——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

另外一种人

楊 蔚 敏 口 述

大 寬 整 理

一九四九年，我們互助組又擴進來兩戶，一戶叫韓德林，另一戶叫常吉增。

單說這常吉增，中流個，黃眼珠，年近五十。從前他是個中農，二十幾口家，常吉增是當家的。他雖說沒念過書，但卻能說能講，會算小賬。

入組以後，他腰後別個小算盤，逢事即打，逢事即算。遇到陰天，不讓鏟他的地，遇到好天，草死的快，不給他鏟又不行。

有一次評工分時，他硬說給他評少了，氣的常有寶直向他講互助兩利的道理，互助組內不許玩尖取巧……

他實在覺得理虧了，才冒出一句：“我對這些……不了解。”

但是到第二天評工時，他還是爭。

常有宝就問：“昨天才講完，你今天又这样，还能說不了解嗎？”

被常有宝逼問急了，他瞪起眼睛說：“我……还是‘不了解’！”

他心急嘴笨把不了解說顛倒了，逗得大家笑破了肚子。从这以后，人們都把他的大名忘了，遇事就叫他“不了解”。

有一天給韓德林鏟河東那块大地，常吉增拉在最后边。

鏟了不几鋤，他就說：“天底下的事情，誰也預料不到。就說这块地吧，原先是高丽人的，后来归了地主，現在又归了我們。”

我一听覺得奇怪，忙問：“你怎么知道原先是高丽人的？”

常吉增說：“嘿，这你还不知道。”他輕蔑地瞅了我一眼，又說：“你知道凤城的风凰山吧！从前这一带都是高丽人葛苏文的地盘。只因薛礼一箭，惊走了凤凰山上的凤凰，赶走了葛苏文，才落到中国人的手里。”接着，他又活灵活現地給我們講发箭岭、箭眼、凤凰洞……

我們都圍在他的身旁，听他講，有的时候都忘了下鋤。

韓德林一个人鏟出去两三丈远，不时地回头望望我們。我知道韓德林不願意了，向大家說：“咱們紧紧手，別听講忘了鏟地。”

歇着的时候，常吉增叼起烟袋，又开講了。他說：“薛礼是白袍小将，神人一般……”

接着他又添枝加叶地講起薛礼从軍后，張士貴怎么想方設法陷害他，把他推进黑洞，压上石板。薛礼怎么遇見一个老太太，得了一身鉄盔鉄甲。走出洞后如何积草囤粮，攻打葛苏文……

我們当时也听出来他有些胡謔八扯，但是还覺得有意思，圍在

他半拉，都听迷了。只有韓德林悶不作声，躺在一边抽烟。我知道休息的时间长了，盼望常吉增快点講完这段好干活，誰知他講完一段又一段……

已經抽了六、七袋烟了，我看歇的时间太长了，就向打头的常吉財說：“不早啦，干吧。”

韓德林拉着长音說：“忙不着，再講几段唄。”

很显然，韓德林是不願意了。

又隔了四、五天，在“后八天”給常吉增鏟豆子。

这天上午，我到村上开会，沒干活。晌午，回家吃飯的时候，韓德林去問我：“組长，咱們組是不是一个打头的？”

我說：“不是大伙选常吉財一个人打头嗎？出什么问题啦？”

韓德林說：“今天換‘了不解’打头啦。”我知道常吉增又找小便宜了，沒等我問，韓德林又說：“一上午他一句話也沒說，歇着的时候只抽了一袋烟。楊启忠都要累跑啦。”

吃过飯，我就去了。

只見常吉增胳膊窩夹着鋤头，一边往地走一边装烟。到了地头，鋤把拄在下巴上，两三口把烟抽完，鋤头一沾地皮，就撈出去很远。

我紧鏟了几鋤，攆上他說：“咱們組有打头的，你这么干不好看……”

哪知他臉上不紅不白地看看我說：“活挺多，快点干干就完了唄！别的……我‘了不解’。”

鏟完地，常吉增又在东台子撿了四、五亩撈荒地，向組里要人給他种蕎麥。

別人問他：“欠工怎么办？”

他說：“到秋給錢。”

当时，各家都忙着种秋菜，誰也不去。人們还反映他这是在組內雇工。

实在沒办法了，我就劝說吳天令，我們两个人去給他种了几天。

到秋，这块蕎麥打了四、五石。常吉增把蕎麥收到家，只按一元錢一个工，給了吳天令工錢。

吳天令一見急了，站在街上吵嚷，非要和常吉增分蕎麥不解。

我和張文春一看，要打吵子，就去和常吉增商量：“吳天令为了在組內干活，自己連一粒蕎麥也沒种。你按市价卖給他几斗吧！”

常吉增把腰一挺說：“好說好商量行，照吳天令这样，我認可扔了也不卖給他。”

他这一說，我們也有些火了，就和他講，互助組应当講团结、互利，不应当熊人……

吳天令也气横横地說：“你在組內雇工，这是剝削！”

常吉增一看理又亏了。他粗脖紅臉地吵吵：“反正我也出名了，我就‘了不解’！”

他这个人哪，就是这样。好言好語和他算講不通。

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另外一种人！

一条棉裤的故事

梁 青 春 口 述

春 柳 整 理

是哪一年冬天发生的事，我记不太清楚了。不是一九五一年就是一九五二年。虽说我脑筋不好，可是这件事，我却永远也忘不了。

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共产党”这三个字，我可牢牢地记在心里了。

咱们穷人，过去祖祖辈辈给地主扛大活，受尽了剥削。穷了多少辈子，穷的底朝上，什么也没有。虽然翻了身，但是，因为底垫空，怎么也得苦干几年，才能返过劲来。一九四九年我参加了互助组，粮食够吃了，衣服还不宽绰。

咱们这大山沟，地势高，冬天也就来的早。那一年，冰雪封地，都进腊月门了，我身上还要着单。穿不上棉衣，出不去屋做活，全

家都发愁：就这样下去，不冻死，也得餓死。

沒有办法好想，我們屋里的就叫我弄点燒柴卖了，換一条棉褲先穿。我就装了一爬犁劈柴，拉到沟外八河川来卖。

那天刮着北风，老烟雪从沟筒子里往外灌，一直吹到底，呼呼嚎叫。我一出門，就叫风打透了，渾身上下就象披着一块冰那样凉。好在出沟是順风，我就拉着爬犁沒命似的往下跑，跑了半天，才觉得暖和了点。

山沟里，燒柴不值錢，卖了柴，买点盐，錢就不多了，我就沒有舍得再买布。

往回走是頂头风，冻得我鼻涕眼泪一齐淌，渾身打顫，实在抗不了冷，我就撒开鴨子往家跑。跑着跑着，忽然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他一把抓住了我就問：

“这么冷的天，你这是跑什么？”还没等我說出话来，他就看明白了：“怎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穿上棉衣！”

我一看，是張文春。不知怎么回事，見了亲人倒說不出话来，心一酸，我就哭起来。

張文春握着我的两只手，瞅着我也說不出話，他也掉开眼泪。我們俩对哭了一陣，他說：

“老兄弟別难过，有我穿的，就有你穿的。好好干，再过几年就好了。”說着他就从身上往下脫棉褲。

自己身上单，就知別人寒。在这冷冬数九的腊月天，我怎么能穿他的棉褲，讓他挨冻呢？我沒有棉衣，挨冻是一个人，張文春要

是穿不上棉衣，他怎么出来给大家办事呢？全村的人都指望着他领导我们往前走呢！

还没等我想完这些，他已经把棉裤脱下来了，他说：“拿去穿吧，穿上了好干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知道簌簌地淌眼泪。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他的脸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浑身哆哆嗦嗦。

我说什么也不肯要，他一定要我穿，他塞我推，争执不过。我灵机一动，把棉裤接过来，趁他不防，放在道旁，拔腿就跑。

跑了一段路，听不见张文春的呼喊，我才收住脚，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又是感激，又是难过。

我活了半辈子了。回想起来，从四岁起给地主放猪，扛活，三十多年来直到解放，从来没见过有人可怜过我们穷苦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个热辣辣的滋味儿。

谁了解穷人的心呢？谁疼爱咱们受苦人呢？我们那口子跟着我半辈，从过门到解放，身上没有挂过棉丝儿。我们两口子睡觉，盖半块破麻袋和一块蓑衣，头枕一块木头墩子。孩子生在土炕上，光着腚，冻的紅赤赤的，就象一条泥鳅鱼。那个年月，穷人的孩子真是靠天照应。

一路上想着过去的辛酸，不知是什么时候到了家，身上也不觉得冷了。

晚上，我们几口人升了一大盆火，围着烤。我正想把这件事告诉她，突然，老李叔夹着一件东西走进来。我让他坐在炕沿上烤火，他把那件东西递给我说：

“哪，这是咱们社里叫我捎来的一条棉裤，社里说是给你穿的。拿去穿上吧！”

咱们社里……我接过来一看，这条棉裤是里面三新，青咋嘍斜纹面。

我把这条棉裤的来历告诉了老李叔，他听了默默地吸着烟，一声不吱。末了他问我：

“青春，你知道吗？张文春是共产党员！你要记住，咱们穷人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我也把这条棉裤的来历告诉了她。我们俩抱头大哭一场。

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只有共产党才了解咱穷人的心！我们哭，是向亲人哭诉过去的痛苦，是被张文春这颗火热的心感动的。因为那时我就知道，当时的痛苦是暂时的。

第二年春天，我就参加了张文春同志领导的火车头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党指引的合作化道路一直走向人民公社。

建 社

楊 啟 敏 口 述

丰 滿 整 理

一九五一年十月間，張文春同志出席了省勞動模範代表會議，會上听首長報告說要在農村普遍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車馬、農具等都歸社，由社統一經營。人多力量大，發展了生產，就能徹底拔掉窮根，人人就都能过上美滿幸福的生活。……為了早日走合作化道路，勞動模範要起帶頭作用和骨幹作用。首長的話，句句打在張文春的心坎上，他從心眼里往外高興。他想，這回可好了，互助組雖然有很多優越性，但是也還有不少問題，不好解決，土地、車馬都很分散，不能靈活調配，限制很大，這回要是成立合作社，土地、牲口歸一起可好了。在開會期間張文春就拿定了主意：回村后一定向群眾好好宣傳，然後也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

張文春回到家那天，已經很晚了，他也沒顧得回家，就直接來

找我，进屋就跟我說：“伙家，我把在省里开会的事和你談談。”說着，他就把在省里开会，听首长講的話向我講了一遍，最后問我：“咱們互助組也得再进一步，成立合作社，你同意不同意？”

“合作社有这么多的好处，咱怎么不干？誰不想过上个好日子！”我回答。

“你要同意咱們这么办，一会儿和大家商量商量，只要大家都同意就决定办社。你去把互助組組員都召集来，咱們和大家講一講。”

張文春急着叫我去找人，我答应了一声就招呼他們去了。

張文春兴奋得連飯也沒顧得吃，也跟着跑出去找人。

一会儿人就到齐了，男的女的坐了滿屋子。張文春对大家說：

“我給你們传达个好消息，咱們互助組受到省里的奖励，奖給咱們一头种牛、一头种猪……还有个大事呢，这回到省里开会，听省主席报告說，咱們农村将来要和城市一样：有电灯、电话，种地有拖拉机、收割机，就象苏联那样……要达到这个地步，靠单干不行，得組織起来，成立合作社。”他一口气把省首长的話都倒了出来。最后又說：“我在省里就打算好了，把咱们的互助組变成合作社！”

“什么叫合作社呀？”大家搶着問。

“大家組織在一起，集体劳动，土地、車輛、牲畜、农具都归社，由社統一經營，收入大伙分，这就是合作社。”

“这太好啦，咱們就成立社吧！”大家高兴地說。

“大家要同意，我更願意，我有一台馬車，从明天起就交給社使

用，掙錢归大家伙，我不要。”張文春一听大家同意成立社，兴奋得嘴都合不上了。

唯有中农常吉增有点不大高兴，他說：“車馬、土地都归社，那不是有的人占便宜，有的人吃亏嗎？”張文春劝說：“合作社人多力量大，生产发展了，收入也就增加了，大家的生活都好起来了，誰还計較吃亏占便宜的。”

合作社是个什么样子，那时候我們还不知道，当然也不知道自願两利政策。

常吉增沉默一会，說：“人家都同意了，光我一个人不同意也不行啊，成立就成立吧。”

大家都同意了，當場选出張文春和我当社的领导人。

第二天把牲口、农具都归到一起，也不評价，集体使用。我和張文春简单地研究了一下生产計划，决定搞副业生产。于是就找韓德林当車老板，赶馬車跑运输。韓德玉过去是粉匠，就买了一盘石磨，叫他漏粉。开粉房就得养猪，又到信用社貸了三、四百元錢，买了十二口克郎猪。其余的劳动力都上山砍木柴。合作社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办了起来。

合作社从成立起来就在一起干活，干一天算一天，也不評分記工，誰干多干少也沒有个数，天长日久了，劳动热勁就沒有以前高了，有的还要起心眼来，在家搞起自己的副业。常吉增就是其中一个，他不但不参加集体劳动，还說：“我算看透了，干不干也是一个样，反正社里也不記个工，誰干多干少也沒有个数。”

春节到了。这一冬，开粉房、养猪、跑运输、砍木柴等干了三个月。按老规矩，到春节就要把一年的账目结算清，好过节。春节前，張文春把八戶社員召集到一起，把賬目算了一下，淨收入一共三百六十多元，按八戶社員平均分配，每戶分了三十元，余下的存在社里。由于平均分配，在社干活多的人就吃了亏，象韓德林起五更爬半夜地給社赶車，一个工也沒曠，結果也是平均分錢。那时候我也是成天在社里領着社員干活，晚間除了开会，还得記賬，家里活一点也撈不着干，我老婆一看我才分了三十元錢，就對我不滿起来，常叨叨咕咕地說：“你一天不着家，連水也不挑，你看人家誰象你？你干的再好，还不是平分那两个錢？”老婆的話是枕头边的风，不听也得听，她这么一說，我覺得也有道理，也有点灰心。占便宜的当面一声不响，背后却洋洋自得地說：“干也是五八，不干也是四十，共产党講的是集体嘛。”

因为分配不合理，有的人鬧着要出社。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来，急得連覺都睡不好。

心寻思，人家办的合作社群众都高兴，都有积极性，我們办的大家怎么都有意見呢？

过了春节，突然省里来了通知，叫張文春去北滿參觀。这一下可把張文春乐坏了，心想：这回去參觀，一定得好好看看人家是怎样办的社，回来好好地吧社办起来。

張文春参加省參觀团，到北滿參觀了国营农場和韓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韓恩社參觀时，他細細地訪問了社員，又和韓恩同志

交流了办社的经验。这时才知道人家办的社是和自己办的不一样，人家車輛、牲畜等都评价入股分红，土地评产，并给一定的报酬，社員劳动评工记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动日分配合作社的收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所以社員情绪高涨，合作社办得好。这次参观，張文春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的心象开开了两扇門似的通明、瓦亮。

張文春参观回来，就到县委把去年冬季建社存在的问题作了汇报，并要求县委来人帮助重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经过研究，认为我們互助組有基础，群众觉悟高，积极拥护合作化道路，又有领导骨干，因此决定在罗圈夹村试办一个合作社。

二月初，省、县来了十来个干部，帮助我们重新建社。

群众听说又要成立合作社时，有的就问：“合作社不是已经成立起来了嗎？还成立什么合作社呀？”有的說：“我看合作社不公平。能干、不能干的都一样分钱不合理，我的大牛在社里都累坏了……这回我要退社。”

省、县工作组向群众作了解释，又根据群众的思想，反复地宣传了合作社的性质、方针政策、财产处理的原则和成立合作社的好处。張文春介绍了韓恩合作社的办社经验。最后他检讨說：“不是合作社本身不好，是因为咱们办社那时没有经验，又没有请示县委及时帮助指导，咱们想的太简单了。那是个开头，难免有缺点。这回才是真的办社呢！”他这么一講，大家才明确是怎么回事。

在省、县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們又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群众会

議，广泛深入地宣傳了合作社的好处和具体政策。經過十几天的酝酿，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覺悟，这时就以張文春領導的互助組和樂德領導的互助組联合起来，成立了十六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次建社是采取：土地評产，实行二八吃租，車輛、牲畜、农具等入股評价，給一定的报酬，社員劳动記劳动日，按劳动日分配合作社的收入。这回群众非常拥护。

在建社典礼大会上，社員們一致推选了張文春为社主任，并命名为“火車头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掌声和鑼鼓声中，張文春同志激动地向大家說：“同志們，从今天起，我們真正是社員了！我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困难，搞好生产，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彻底挖掉穷根，在这个大山沟里建成社会主义！讓我們开动着火車头向社会主义奔跑吧！”

队与队之間

張文春口述

刘維丰整理

一九五三年，是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这年合作社的規模扩大了，由原来的十六戶发展到二十七戶。

为了便于领导，便于生产，把全社二十七戶划分为两个生产队：堡子里十六戶为第一生产队，生产队长是楊启敏；堡子上头散居在一里多远的十一戶为第二生产队，生产队长是高树德。

春回大地，暖和的太阳晒化了冰雪。在这个时候，我和社管委员会委員們帶領两个生产队长，到田間丈量土地，把土地按劳动力多少划分給两个生产队經營。等把土地划分完了，高树德站在高台上，用眼睛朝四周的田地瞅了几个来回，面孔有点不好看了，眉头皺了一下，轉过身子，对本队記賬員和打地的社員低声說：“这不合理，一队淨挑些好蔣弄的大平地。你看，”他又抬起头来，用手

指点着說：“全社一共才一百五十亩山地和坡地，咱队就摊了九十亩。这几块坡地又陡又有石头，可費工啦。”

“是有点不合理。”二队有一个打地的社員說。

“高队长，咱們吃亏可不干哪！”記賬員說。

过了一会，高树德走到我跟前，把意見提出来了：

“主任，这样划分可不合理，一队大平地多，蒔弄省工。俺二队可倒好，淨些山坡地，又累人又費工。”

楊启敏不同意他这种說法：“我們一队虽然平地多，可是还有六十亩水田哪！蒔弄一亩水田比三亩旱田都費工，你不知道嗎？”

“那么几亩水田，能多費几个工！”

“你实在不同意，那也好办，咱們換一換！”

經楊启敏这一說，高树德不放声啦。

不久，河岸楊柳放青了，树林关门了，春耕播种的时节已經来到了。社員們准备好农具和种子，开始播种。

春耕一开始，第一队就提出和第二队挑战，看誰种的快，种的好。第二队也应了战。

第一队从打挑战书寄出去以后，男女老少齐出动，个个干劲十足，决心超过第二队，夺来紅旗。第二队的劲头虽然比以前高了一些，但比起一队还有点差勁，有不少能下地干活的妇女也沒发动起来。一队已經种上七十多亩了，二队才种上四十几亩。高树德一看要落后了，心里就不大是滋味。

有一天，第一队套了六副犁杖，到第二队土地交界的地里去播

种苞米。因为地头有人家，晚間收工的时候，只把牲畜赶回去了，犁杖都留在地头上。

第二天，第一队的社員們吃罢了早飯，带着种子，赶着耕牛，又到昨天那块地去繼續播种。但是，到地头一看，六副犁杖只剩下四副，两副才使用不几天的新犁杖沒有了。

“哎！楊队长，六副犁杖怎么就剩下四副啦？”一个牵着黄犍牛的扶犁手問。

“我不知道啊，不是昨晚收工的时候，叫誰扛回去啦？”楊启敏回答。

“今天来的还是昨天那些人，咱們沒拿誰还能拿！”大伙异口同音地說。

楊启敏心想，本队社員沒拿，可能叫二队拿去使用了，拔脚就去找第二队队长高树德。可是一問，高队长說沒拿。楊启敏奇怪地說：“能哪去了呢？”他跑回堡子，又到倉庫里、各个院落里寻找了一个遍，結果哪也沒有。

牲畜喂飽了，太阳已經大老高了，还在地头上等着犁杖。楊启敏和社員們急的眼睛都冒花了，社員們在地头上乱叨咕：“真怪呀，犁杖还长腿跑啦！”

“这准是叫二队偷去了。”

楊启敏沒法了，就去找我給想办法。

我考虑十成有九成叫二队給拿去了，因为社給一队做这两副新犁杖的时候，他們就不大滿意。我二话沒說，和楊启敏直奔高队

长家走去。找着高队长，我就问：

“你们队没拿第一队的犁杖吗？”

“我……我们没有拿呀！”高树德支支吾吾地回答。

我看他神色有点奇怪，断定是被二队偷去了，就说：

“你说没拿，我们就找一找吧，要是找着怎么办呢？”

高树德有点紧张了，不大敢回答，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说：

“我们二队有的是犁杖，还偷你们的干什么！”

他实在不说，我俩就房前屋后寻找起来。高树德的房后，堆着一堆破土筐，我上前一扒拉，露出一个犁把，我扯着就把两副透新的犁杖拉出来，问杨启敏：“这两副犁杖是不是你们的？”

杨启敏马上说：“正是这两副！”

高树德在旁边一看，脸色就变了，一红到底，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说没拿，这是哪来的？”

“张主任，这……这不是我拿的，是……是社员拿来的。”高树德恐慌地说。

“好吧，你说不是你拿的，咱们就去找社员问一问，把事情搞明白！”我说完就走了。

找社员一打听，才闹清楚。原来高树德从打分配土地的时候起，对第一队就不满意，特别是在春耕时社里给第一队做了新犁杖，没给他们队做，他们的春耕工作偏偏又落在了一队的后头，就埋怨社干部有偏向，一队占了便宜……头天晚间，高树德从田里回家时，见一队的犁杖没拿回去，就起了反心。吃完晚饭，他找郭福

才、張祖坤說：“社干部的心长在肋巴上了，淨护着一队。今晚咱去把一队的犁杖偷来，看看他們的犁杖到底够不够用？要是还有犁杖，咱就好好和社干部算算賬。就是不算賬，也保証叫他們落到咱們的后头！”

人們都睡覺了，四处靜悄悄的，他們三个人到地头，就把犁杖扛回来了。

为了教育高树德和全体社員，当天晚間，召开了社員大会，社員們对高树德偷犁杖的事进行了批評。

就連跟他偷犁杖的郭福才也說：“高队长，我算叫你熊稀了，这下賺了一身不是，有多不好！……”

最后，我把大伙的意見归納起来，說：“分队不等于分家，分队是为了便于生产。我們还是一个社嘛，收入还归一起，全社按劳动日平均分配，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把社办好。”

高树德在事实面前承認了錯誤。

不久，第一队的地种完了，第二队还有三十亩沒种上。一队就去了六副犁杖帮助种。高树德感动地說：“一队真是我們的老大哥……”

五月，插秧的时候，高树德也发动了二十多名男女社員，帮助第一队插了三天秧。从此以后，两个队就更加团结和亲密了。

开 水 田

張文凤 楊天德 口述

丰 滿 整理

一九五二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火车头社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决心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罗圈夹村的土地历来都是旱田，产量低。想提高产量，就得把旱田改成水田。

春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張文春和几个支委冒着寒风，到堡子上头勘察水渠，决定把堡子上头六十多亩地的旱田改成水田。

旱田改水田，在罗圈夹村来说，的确是亘古以来没有的事，怎样挖渠道？怎样选池堰子？怎样管理稻田？谁也不懂。張文春到外地找有经验的朝鲜族弟兄，学习了一阵，在脑子里初步有了个框框。接着就召开了社员大会，把开水田的计划讲了。有的人一听说开水田兴奋得跳起来，说：“在咱们这个大穷山沟开水田真是个

大喜事啊，咱們也能吃上自己種的大米啦。”有的人却不同意。高樹本在會上說：“開水田，这不胡鬧嗎？咱這羅圈夾自古以來也沒開過水田。仿滿時，朝鮮人花了十二塊銀元在‘趟子’押了六十多亩地，開了水田，費了好大的勁，結果顆粒沒收，賠的底朝上。咱們怎么就不接受這個教訓呢？”王德林贊成高樹本的意見：“高樹本說的很對，這個地方可不是平原地方，這老大山溝子除了山就是石頭，地都不連接，淨是沙包子，見水就滲，河，無雨就干，下雨就漲洪水，開水田还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蜡！”他倆的發言，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楊啟敏站起來說：

“老皇曆看不得了，過去是一家一戶的单干，如今都組織起來了，成立了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地里有石頭往外搬，地漏可以用泥墊，只要有決心有干劲就能成。”

“好！開吧，到秋天还不得难看。”高樹本一看大家說能開成，就有個不服勁。

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張文春和大家算了一筆賬：旱田一亩只能出七、八斗糧，要是開水田，一亩就能出二石多，一亩就頂二、三亩。有困難，咱們可以克服。費了許多口舌，才都同意了。

接着，以張文春為首，組織了十七名社員，其中有九名是共產黨員，組成一個開水田的戰鬥隊，扛着鍬、鎬挖起了渠道。渠道挖出來，張文春又帶領五、六名社員修一道攔河壩，把河水攔住，引進渠道里。但是，水走到半截腰就停住了，再也不往下走了。這時，大家都聚集在渠兩旁，十七對眼睛一齊瞅着水道的水。高樹本一看水

淌不下去了，手拄着鍬，洋洋得意地說：

“怎么样？我說不行嘛，你們偏說能行，十七、八个人白卖了十来天的力气！”

“水不往下淌，是漏了还是下面地勢高流不下去呢？”張文春和張文凤愁的直叨咕。

張文凤看出了門道，对張文春說：“我看是渠挖的有毛病，高低沒有找平。把水別住，下面再深挖，水就能流下去。”

“对，咱們把水別住，深挖渠道。”張文春同意張文凤的意見。

張文春跑到上头把水別住，又动起手来，深挖渠道。渠道又加深了三寸，張文春用眼睛測量了一下，手一揮說：

“好啦伙家，这回水可該流下去了。”

把水門打开，清清的河水嘩嘩地順着剛才挖好的渠道淌下去。走了二、三十步又停了下来。水停住了，就再深挖渠道，挖一段放一段水。就这样一挖一放，終于把水引到田地里。

把水引到田地里，張文春就象大米已經吃到口似的乐呵呵地說：“这回种水稻可不成問題了。”

原来說白卖力气开不成水田的高树本、高树德站在渠道上嘟嚕着苦臉，一声不吭。

天黑了，收工的时候，把战斗員召集在地头上，張文春布置第二个战斗任务：“經過十天的战斗，二里多长的大渠道开成了，这只是第一步，从明天开始，就要选池埂子。”

第二天，吃罢早飯，張文春又把社員召集齊了，扛着鍬，到地里去打池壩子。這時正是清明前後，正跑桃花水，天氣很冷，北風颼颼地刮着，早晨河里還有冰碴，有時還飄着雪花。開水田的人們到地里一看，昨天打的池子凍了一指多厚的冰，鍬往地里一插在冰上打滑。大家一看，就發愁了，站在沿上你瞅我，我瞅你，誰也不下水。有的說：“天這樣冷，水都凍成冰了怎麼抹池子！”高樹本就在一邊添油加醋：“現在也不是開水田的時候啊，天這樣冷，還凍着冰，就下水打池子，這不是要人命嗎？我算不幹！”高樹德也插上了嘴：“春扎骨頭，秋扎肉，下水干活叫冷水冰殘廢了可就完了，等天暖和再幹吧。”張文春一聽，忙說：“我們不要怕困難，這比起上甘嶺戰鬥差的遠呢，要學習志願軍爬冰卧雪的精神，克服困難。再說我們這裡無霜期短，如果種晚了，秋後一場霜就完了，所以要早動手幹。”說完，就脫下了鞋，把褲腳挽到大腿根，提起鍬第一個跳進水池子里，喊大家：“來！我把鍬，你們在沿上用繩子拉。”在水里呼呼地幹起來。接着張文風、楊天德、楊啟敏也跳下水。剛一下水，被冷水扎得象刀割的一樣疼，一會就扎木了。社員們一看張文春下水幹起來了，感動地說：“咱們是肉長的，人家就不是肉長的，咱怕冷，人家就不怕冷嗎？他能幹，咱們也能幹！”大家也都脫下了鞋，紛紛下水送池壩子。一天不到黑，腿被涼水扎得裂開一道道大口子，有的流出了鮮血。張文春領着社員們幹得正起勁，高樹本突然上了沿，把鍬往池壩子上一插，苦着臉朝張文春喊：“我不幹了！再幹一會命還難保呢。”張文春笑着說：“不要緊，扎不壞，建設社

会主义嘛，吃点苦有什么。老高，快来干吧。”

“你们想不叫社员活着！你们能干就自己干，我不干。”高树本不耐烦了，扛起锹就往家走。杨天德随后追上去，说道：“老高，咱们都是庄稼汉，过去给地主扛大活比这累不累！开水田也不是给张文春自己开的，是为了大家，为了咱社。”好友把他劝回来，又继续干下去。

张文春、杨天德每天早晨天一放亮就起来，抱着柴禾在地头上点着一堆火，给社员取暖，下水干活冷了，就让他们上沿烤一烤，暖和一会。

三天后，水已经灌了十几亩。下水打池埂子的人们腿上裂的口子一个接一个，虎口也裂开了老宽的口子，刮起北风来，口子就象刀尖刮肉一样的疼，晚间躺在炕上腿不敢着炕，触着炕象猫咬似的，痛得连觉也睡不着。大伙都嫌水太凉不愿下去。张文春在管委会上提议购买麻袋，绑在腿上，社会计王会甫说：“买麻袋倒好，少遭点罪，可是上哪弄钱买呢？”散会后，张文春回家就把老伴攒的五十多个鸡蛋偷偷地拿到供销社卖了，买回两条麻袋，给下水选池埂子的社员绑腿。

有一天天气很冷，水刺骨的凉，下水的冻得直打牙帮子。张文春跑到供销社，自己拿钱买了四瓶酒，给下水打埂子的社员喝。张文春拿着酒送给谁，谁也不喝。杨启敏说：“有你带头，我们也不感到冷，冷一点没有啥，能克服得了。”社员们感动地说：“张文春真是好主任！”喝完了酒，大家的积极性更大了，七、八天的时间就

开了三十亩水田，完成了計劃。

这时离春播時間还很长，社管委会决定把这六十亩平地全部开成水田。沒打站，开水田的人們又繼續干起来。

当开到高树本房前时，高树本就沉不住气了，把鋤一放，就到張文凤跟前說：“張村长，別再开了，开这三十来亩就行啦，咱这大山沟过去也沒有开过，不一定能收成，今年先开这些看一看。”

張文春在一旁說：“老高兄弟，开水田这个事是对大家有好处，多打了粮食，收入增加了，人人都有利，多开点有啥不好呢？”高树本沒听这一套，怒气冲冲地朝着張文春說：

“开那么多，要是瞎了你敢負責嗎？你要打保票，咱們就开！”

“你敢保証水田就开不成嗎？”張文春反問。

这一問象戳穿了馬蜂窝，闖下了大禍，高树本的哥哥高树德从屋子里出来，張口就罵：“淨扯蛋，从来沒听說过这个地能开水田。”

張文春早明白了他們哥俩不願再开水田的目的，耐心地劝說：“老高兄弟，不要紧，你要怕屋地出水，你們搬我那三間房去住。”

楊天德和其他社員也說：“你怕屋地出水不要紧，大家給你想想办法，不能为你两家，水田就不开啦。”

高树本、高树德等被說的又不吱声了。

老高家住的是三間房，在开水田这块地的中間，地勢低，房前屋后要开起水田来，屋地就要出水，所以高树本才不讓再往下开水田。

經大伙研究，房前屋后留出来三丈多，問題就解决了。

經過半个月，这块六十多亩平地完全变成水田，播上了种。

稻苗从水里鑽出来綠油油的，又追肥，又中耕除草，禾苗生长的挺壮，一眼望去象一片綠海。社員們高兴地說：“这一下可干着啦。”每次路过这块水田，总是要站在池埂子上参观参观。

八月，正当水稻孕穗的时候，突然禾苗发黄了，叶子上起小白点，也不长了。張文春一天去看好几遍，一天比一天严重。別的地方稻子葱綠，已經秀穗，可是这块水田稻苗黄皮拉瘦，不象样子。原来不同意开水田的高树本、高树德哥俩和王德林看見这种情况，就又吵嚷起来了：“哼，这回再叫張文春开水田，遭了一春的洋罪，花費了好几千个工，这下算完了。”高树本在干活时洋洋得意地說：“原来要是听我的話，哪能这个样，白費了一春的力气，看看这个乱子由誰安排？”

張文春和其他干部急的直打轉轉，想不出个道道來，張文春想：这一大片水田要是就这样白白地瞎了，合作社得受多大的損失啊！社員的收入減少了，社就不能巩固。他想了一下，連夜到外地找来一个朝鮮族人，一看是遭了天蚊。根据他的意見，馬上就到供销社买“六六六”粉，一連打了三次，把天蚊消灭了。住了三、四天，水稻又变綠了。

秋后，水稻获得了大丰收，稻穗沉甸甸的籽粒飽滿，黄登登的堆滿場。脫粒一过秤，六十亩水田，共收入三十六万斤，每亩平均产六百斤，比旱田每亩增产二百八十多斤，每戶社員都分了四、五

百斤稻子。社員个个喜气洋洋，欢庆丰收。社員一边分粮一边叨咕：“这可多亏合作社呀，要不还能吃着大米！”高树本看到水稻丰收了，自己也分到了稻子，找張文春說：“合作社的力量真大啊，要不叫成立社，哪能开水田呢！”



瘠薄土地变良田

陈 涌 运

提起罗圈夹，
叫人好心酸；
薄地不长草，
石堆高过山；
累断腰筋干，
打粮两饭碗。

这是从前在罗圈夹流传的一段歌谣。

在罗圈夹境内的一千二百亩土地里，散石遍地，石堆如山。春前秋后一眼望去，白花花的鹅卵石遮盖着大地。屁股大一个窝，就能摸起一车石头。一个挨一个的大石堆子，象垒砌的炮楼子一般。老李家房后那块不到三十亩的土地，就有三十六个大石堆子。一个人镗一季地，两块锄板也不够用。镗起地来，锄板不连土，象瞎

子碰碗架子一样，希哩嘩啦直响。一九五一年春耕时，韓德林扶的一副馬犁，两天沒到黑就打了六条鏟子，气的他把犁杖一摔，就赶車去了。有的群众說：“咱們罗圈夹这个熊地，就是耗子来了，也得含着眼泪回去！”連地主都不来这儿住，靠二地东剝削穷人。

地薄石头多，出力不打粮。过去一个最能干的劳动力，一年也弄不上五石粮。張文秀家两个男劳动力，种了二十一亩地，到秋共打九石粮，交上出荷粮，九口家还得挨餓。中农高玉林，一九五三年从桓仁搬到罗圈夹，嫌地薄不出粮，住了二年就搬回去了。

一九五二年春天，火車头农业社成立以后，社主任張文春就对社員說：“要想办好合作社，多打粮食，提高生活，真正来个彻底大翻身，必須檢出地里的石头，改良土壤，叫土地先翻个身。”老張这个意見提出以后，大多数社員都积极拥护，并表示决心，要拿出愚公移山的干劲，把地里的石头一个不剩地檢出去。当时，也有一部分社員說：“这么厚的石头，多咱能檢完哪？有那个工夫不如去搞副业呢！”中农常儉发老汉說：“檢石头！那簡直是梦想。”还有的社員說：“檢石头是干費勁，多打那点粮食不够工錢的……”

这年春天，积雪融化后，張文春首先发动了五名党员，帶領十三名群众，編成了一个檢石头突击队，在“后八天”那块石包子地里，開开了檢石头运动。張文春一边領着干，一边鼓励大家說：“咱們要苦干一春，把石头全部檢出去，讓土地抬头翻身，讓这块薄地变成粮囤。”他还經常給大家講一些朝鮮戰場上的英雄事迹，大大地激发了大家的信心和干劲。韓淑荣把四个小孩領到地头上，和

男社員一样，风雨无間地参加檢石头。七十多岁的五保戶孙亚东老大爷，也不甘心落后，和小伙子刘金財展开了竞赛。他一天檢出了二十五車石头，把刘金財战敗了。社員都举起了大拇指头說：“孙大爷活象当年的老黃忠。”樊大娘檢石头把手指头都磨破了，張主任讓她休息，她說：“我是为了把压在土地上几千年的石头全部搬出去，讓土地翻身多打粮食，加快建設社会主义。石头不檢完，我是不能休息的。”由于社員們干劲十足，并采取了白天檢散石，晚間搬石堆子的方法，大干了一春，共檢出了石格子二十五个(五百余車)，檢散石六百二十多車。

从前，这块地的苞米棒沒有三寸长，大豆和谷子一亩只打三斗粮。一九五二年春，檢完石格子后，全部播种了苞米，結果获得了大丰收，平均亩产六斗二升，增产一倍多。那些認為檢石头干費勁、不够工錢的人，也暗暗地点头称赞：“了不起！真是合作社的力量大呀！”

檢出了石头，获得了大丰收。这一炮打响以后，鼓舞了社員們檢石头、改良土壤的信心。打这以后，每年都是春檢一槎，秋檢一遍，到一九五五年，全社一千二百亩土地，共檢出散石六千二百六十多車，搬出石堆子三百六十八个，扩大耕地面积十五亩。社員們高兴地唱道：

合作社力量大，
千年的石头大搬家；
从此土地翻了身，
不长草的薄地成粮囤。

我和羊羔

韓 淑 策 口 述

張 放 整 理

山沟里的天气格外冷，一九五二年正月虽然立了春，还是常刮北风，冻得人都伸不出手来。

一天早晨我吃罢饭，觉得身上不大自在，就拿个枕头顺炕躺下了。刚要合眼，就听房门吱嘎一声，进来一个人，听到那踢里踢啦的走道声，不用问，我就知道是俺小五他大爷——社的老羊倌。

“熊天还是这么个冷法，活蹦乱跳的小羊，一眼顾及不到就冻僵了！”老羊倌气愤地骂着，接着，我就听噗咚一声扔到地上个东西。我扒板缝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外地上直挺挺地躺个羊羔子。

羊，那是俺社的命根子，刚建社那阵子，想要把薄地上足老羊粪，多打粮，才豁上注从外地买回来三十多只羊，可不能叫羊羔有个好歹啊！

我忙叫俺小二丫看看羊羔还有气没有。小二丫过去摸了摸，就尖着嗓子说：“嘴有白沫，肚子还有点热乎气！”我叫她把羊羔抱给我一看，羊嘴稍微忽煽了一下，就直挺挺地不动弹了。这时我的心凉了多半截。

老羊倌也凑过来了，他锁着个眉头，难受地说：“摆弄它干什么，都冻硬了，趁早剥皮吧！”说完就走了。

我眼睁睁地瞅着羊羔，心里很不是滋味。忽然，脑子又一转念，我把它放在被窝里暖和暖和，再给它点东西吃，看看到底能不能缓过来！

我坐起来，把两岁的小五往炕头上捞了一捞，就把小东西放在被窝里。摆弄一会，小羊还是不会动弹，我想，这可能是饿的，就下了地，盛了一碗米汤，往它嘴里喂，米汤又都顺着嘴丫流了出来。

可把我难坏了。冷丁我又想起老人说过的人奶可以喂小牲口的事，小羊不喝米汤，能不能吃奶呢？不妨试试看。我叫小二丫把住羊，我扒开它的嘴，把奶头送进去，一点一点地往里挤汤。费了两袋烟的工夫，小羊还是和先前一样。我一边抱着它，一边琢磨，一心要把它救活。

就这样，我一会喂它一遍奶，一会再从被窝里抱出来，动动它的腿，揉揉它的肚子……接着再叫它安静地睡一会。

说也怪，赶到日头一竿多高的时候，小东西的嘴唇就会动弹了。我一看这情景，乐的心里象开了花，信心也就更大了。

说也快，赶到天放黑时，小东西就会吃奶了。外间小五他大

爷，听我和孩子說一陣，笑一陣，寻思我們剝小羊皮呢，就又过来了。一看是小羊活了，乐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綫。可是过了一会，他又象六月雷陣雨似的，突然又沉下臉說：“羊羔它媽也病的够噲，小羊就是緩过来了，也活不长，沒有奶吃还不得餓死！”說完又皺着眉头走开了。

約莫到半夜的时候，小东西咩——咩——地叫喚开了。我当时乐的眞不知怎么好了，披上衣服，就想把它抱給老母羊亲亲。可是外面黑灯瞎火的，圈里三十多只羊，上哪去找它媽呢！再說它媽还有病。我把羊羔抱在怀里亲了一陣子，又把它包好放在被窩里，就吹灯睡觉了。

第二天，我老早就把它奶饱了。这时，小羊就更精神了，歪着个小脑袋滿炕乱跑。我急着想把这个消息告訴給大家，一出門，和好說好笑的楊树生碰了个对怀。沒等我开腔，他劈头就說：“怎么样？小羊剝皮了吧！”

“嘿！你真会說喪話。小羊都会跑了！”我故意拉长了声說。

“別胡弄人了，它要是能活，我都敢賭点什么！”我沒和他爭講，就把他讓进屋里去了。

楊树生一进屋，小羊就对他直叫，把他乐的差点撞到二梁上。他沒說分曉，上炕抱起小羊，跑到門外，亮着大嗓門就滿街喊开了：“小羊活了！小羊活了！”小羊吓的在他怀里乱蹦。大伙立时把我和小羊圍个不透风。

有的人一边摸着小羊，一边对我說：“你眞是个活神仙，都死

到家的玩艺儿，你又把它弄活了，真不简单！”

你一言，他一语，净说些夸奖话。有的说：“这只小羊，依我说得给韩淑荣，要不叫她，还不得白扔啊！”

这话我可不同意，当时我要是想到自己留下这只小羊，也许根本救不活它，再说社里的羊，不也就是自己的羊吗！

就这样，我一天一天地喂，打扫屎尿也不嫌脏。抚养了十多天，直到小东西挺实了，老母羊病也好了，才把它放回圈里去。

不几天，又发现几只下双羔的老母羊奶不足，而且还生瘫了，需要和小羊隔离。这时，我心里就决定了：羊是社的，我得想办法用自己的奶给奶活。可是又一想，自己半辈子，生了五个孩子，大的都是姑娘，只有小五是小子，他今年才两岁，断奶哪行呢？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一个奶喂孩子，一个奶喂羊羔，实在不够，我再把有奶孩子的妈妈都发动起来。

这样，我的奶被吃没有的时候，就抱着没吃饱的小羊，动员有奶的妇女给吃一口。起先，妇女们谁也不肯，有的说：“社里大家大口的，死就死呗，到咱名下能摊几个钱！”还有的说：“俺可不给喂，小羊满嘴是牙，别叫它咬着！”我就向她们解释：小羊不咬人，并解开怀，把小羊嘴放在奶头上给她们看。还和大伙说：“咱们乍成立社，底子空，死一头羊就是一笔损失，咱们一定要把这些羊奶活！”磨蹭久了，她们就解除了顾虑，也象对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社里的羊羔。

这样奶有两个多月，小羊都吃的滚圆，在圈里直撒欢。

那陣子，俺小五吃不足奶，就一天比一天瘦了，他大娘看孩子瘦的够呛，就埋怨我說：“光顧奶羊，看把孩子搥打成什么样子了！”

我看着飢瘦的小五，也有点难受，……可又一想，只是瘦点，沒啥了不起的，也就不管那一套了。

就这样，我从正月奶到三月，直到三只小羊能上山啃青了，才放了手。

社里、县里、省里，为这个事还奖励过我，說什么讓大家学习我的爱社如家思想。志願軍也从朝鮮前綫来信表揚我。

其实，我就做这么点事，算得了什么呢？再說，这也是一个社員应做的呀！

一晃六年了，現在我們社里的羊群，比过去多了好几倍，雪白的羊就象天上的白云那样招人爱。每当我走过羊圈时，无数只羊都仰起头叫起来，好象在向我問好！

保管員樂德

樂德口述

于國君整理

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成立，社員們就举我当保管員。一晃已經六、七年的光景了。

說起保管員嘛，那就有咯嘞啦。

乍一入社，各家各戶都把犁杖、牲口套、鉄鍬、鋤头和各色各样的种子都交給我保管。冷丁管这么多东西，真有些忙不过来呀，觉着这个担子可不輕。又一寻思，这是大家看着了我樂德，信得着我，我一定要干个样出来。

俺这儿是走合作化道路最早的一个地方，上級党非常重視我們，不論什么新农具，俺們都先得到。

一九五三年夏天，县里給我們社发来了不少新式样的农具，双輪双鐮犁、波兰一式单鐮犁、各式各样的鏟耨机……。这些玩艺起

初我也叫不上名，机器零件可倒不老少。社员们虽说欢迎，但开始使用起来总觉着别扭，不如使弯沟犁习惯。一些叫不上名堂的小零件，不是掉这，就是丢那。我不管多咱都是哪见着，哪收拾。拉石子儿、堵河坝，干完了活，一到放工，社员们囫一下都走了，工具也不收拾。没法我就在后头，东瞅瞅，西看看，收拾个零碎八五的。

为了干活方便，我现避着我爱人偷偷地买了一支手电，预备在月黑头和下雨阴天的时候找东西用。

每逢晚上一听外边下雨，我就赶快爬起来，打着手电，这照照，那看看，收拾一气。有时车伙子把车赶回来，撂在院内就走了，我就一轱辘地把车拖到厦子里。

当保管员这个角色，不能光看堆啊，还得多留意，常物色些零碎东西。有几回我到供销社买东西，看见他们收购的废铁堆里，有些能用的玩艺儿，我就蹲那挑选。挑出一些能使用的旧家什，我看扔了白瞎了，就回到仓库找了些废铁，把那些有用的滑车、铁叉、牵进鼻子等换了回来。有时为了开犁，我老早就把破旧的犁杖收拾妥当。少一些星星点点的，如铁钩、铁环什么的，我自己就给换上了。

那时我还不认字，立不了账，我就全凭脑子记，不管什么经我一手摆弄的东西，放了收，收了又放，到时候清点清点保证没错。我这个大老粗可有个死法子，社里的东西各式各样，农具、种子什么的大体分一分，有几类，记一个总数。把卡片给各个小组长，建立责任制。借出的小农具，到时他不送，我就去收。

一九五六年秋，社員們從地里拉土糞，一把鐵叉沒有了。我挨個地方找遍了也沒有。我就和拉糞的社員說：“這把鐵叉不能丟。大家來年勻小糞堆時留點心，不定壓在哪个大糞堆里了。”轉過年，果不然在“后八天”那个大糞堆里找到了。

社員看見我工作負責任，又選我當副隊長兼做保管員的工作。當時我怕干不好，但我想有張文春在頭前領着，有黨的領導，我就放下膽量干起來。

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們在四畝地里畦上了粳芽子。粳池子里的水清亮亮的，綠油油的芽子卻漂浮在水面上，為什麼不扎根？真悶死人啦。怎麼辦呢？我順手抓了一把就去找任龍澤。老任看了，說：“是天冷啊，沒有病。”

我不相信，這究竟是咋回事兒呢？打一九五二年我們開水田那時起，縣里農林局就把任龍澤派來，叫他給俺們當指導。因為他有咳嗽病不能下水，只能支嘴。畦苗這一手活，幾年來就是我擺弄的，這是怎麼的啦？我叫老任又仔細看了一遍，他還是那套話：“天冷啊，沒有病，等幾天就好了。”

社里給咱們這份責任，可不小哇，這個事兒可不能挺着不着急呀！我轉回頭來就找楊啟敏、張文風研究。他倆說粳芽子是受了點病，叫我再另畦。

我把粳種用溫水泡了一天，第二天上包悶，第三天粳芽扭嘴了就往地里揚。四天頭上，我一早就跑到地里，水清了，小芽象小蟲一樣，白花花地往地里扎。

看出来，原来的那些粳子是起了棉腐病了。我赶紧把水排出去，一连晒了几天，好歹才保住百分之二十的粳芽子。

这件事情刚刚过去，有一天晚上下起雨来，散了会我就顶着雨把二道壕堵上了。回到家我躺在炕上翻来复去也不敢睡，心里老是不落体。听雨声大了，我又爬起来，披上雨衣，拿起手电，扛着铁锹，出去了。走上去一看，二道坝被水冲开了有四丈来长，上边的水往地里嘩嘩直淌。我站了一会儿，心想回去找人吧，社员都累了一天，又刚开完会，再说有我回去的工夫，也能把水流子别过去了。对，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副队长，这些活我自己一定要完成。

我趟着水，跑到小蜂蜜沟门水口那儿，三下五除二就叫我把坝埂子掏开了，这股水哇哇地奔大河流去。

放了水，我又跑回决口处堵堤。

堵完堤，口头出来了，我才往家走。队长杨启敏和支书杨天德问我干什么去啦？

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伙都埋怨我没有叫他们。

回想起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过去我常和社员说：“旧社会咱们赤身露体，过着苦日子。如今翻了身，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掉了党告诉的话，要勤俭办社呀……”

热爱养羊事业的張宝山

張宝山 口述

于智章 整理

从前这前前后后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老牌的庄稼手，一九五三年往后就整天圍着羊群轉轉，管理羊，已經是我六年来的专业了。

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二日的晚間，我正在吃飯，就听外面傳來开会的声音，我赶忙撂下飯碗，赶到队部，剛进屋，就听有人在問：“老張来了沒有？”我急忙回答一句：“来了。”接着主任韓金华向大家宣布說，今晚的會議內容是选飼养員。还没等韓主任講完，就有人說：“張宝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好社員，他的两个叔叔过去还养过羊，叫他来担当这个角色吧！”“这不是拿鴨子上架嗎？一点技术不会能放好羊嗎？”我剛插嘴一說，就被大家的話声打断了。我心里又急又为难。韓主任看出我有点不同意，就把我叫到一边說：“咱队飼养員胡德清把那群羊养的非瘦即亡，因为这个，他已經

提出不干啦，你不該看社的笑話，这些羊的好坏，咱們都有份。”經韓主任这一講，我感到很对，說：“我是个穷人，过去誰看得起咱們，今天大家看咱能行，我决不能‘拿把’。再說，这些羊也是咱自己的呀！”于是我便向大家作了回答：“一定負起大家交給我的責任，当好飼养員。”

散会回家后，人們早都睡了，我躺在炕上，翻来复去地总也睡不着，心想：“在会上硬着头皮把飼养員接过来了，这群羊若养不好，今后怎么見人呢？”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我正端碗吃早飯，忽然又楞住了，心里在核計：“前些日子，第一队从蒙古买回来一百七十只‘美利奴’羊，据說是因为羊圈盖个‘子午間’，主凶，死剩六十几只了。人們还說胡德清放的羊所以死了那么多，也是因为羊圈方向不好……”我知道那是胡扯，不过心里还是有点胆虛。

吃过早飯，我就跑到一队我老叔張信先家拜师学艺去了。我老叔很耐心地把放羊的一切經驗都告訴給我，我也一条一条地牢記在心。

胡德清把羊群交出来，好象卸去了千斤重担，扛起鍤乐顛顛地修道去了，这个担子就落到我的肩上了。我看得出，有些人也在等着看我的笑話，所以我就暗下决心，宁肯不眠不休，也要时刻鑽研，一定把羊放好。

听我叔叔說，咱們这块山上有毒草，为防备羊吃毒草，我就在头晌赶在背坡放，过晌放阳坡，并随身带着药。怕神就有鬼，在四月的一天过晌，果然发现四只大羊嘴里出沫子，不願吃草。我知道

是吃了“露蓬草”，药着了。这时，我就用我准备的干药面灌羊。但只灌好了三只，干药面就没有了。正在为难中，忽然想起我老叔告诉我的，用人尿灌也有效。我就用自己的尿把这只病羊灌上了，不到一个镜头也好啦，把我乐够呛。以后我每天除带些干药面以外，再多喝一些水，防备药不够时好用尿灌羊。

羊吃毒草的事解决了，心里非常愉快。心里愉快，决心就更大了。

我为了让这些羊吃饱喝足，上膘，我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晌午就呆在上山。我还十分注意轮放牧场，当羊吃半饱时，还给一遍盐面吃，既帮助消化，又愿喝水。同时，我晚上总也不肯睡死觉，总得出去几遍，看看羊病没病，有没有下崽的，不让羊拥挤一起上热等等。

就这样，我在三月三日接手的五十四只羊，不到二十天，不但没有死的，连原来瘦弱的也都健壮了。而且还繁殖了五十一只小羊。这咱，胡德清修道回来了，他听说我把羊饲养的不错，特意趴着圈看了看，并问了一气我放羊、治羊的办法。最后，他感动地说：“你做的对呀，我过去……就是没动脑子。”社的领导和社员们都表扬我，鼓励我。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我被选为县的模范饲养员。

转过年，我经管的一百多只羊比头一年饲养的还好。但是没想到，在连雨不晴的七月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

有一天，我在东羊沟山上放牧，傍晚往家赶羊时，一数少了八只母羊，使我心惊肉跳。我急急忙忙把羊赶回家，顶着雨就往东羊沟山跑去，可是，大雨不停地下，天阴的对面不见人，上哪找呢？心

想：“一定得找回来，假若找不到，今晚我就在山上到处呼唤，野狼听见有人，就不会吃掉羊了。”没曾想，我在山半腰装了袋烟，一划火，惊起一个狐狸，同时也听见一只大羊咩咩叫起来。我跑到羊跟前一看，一个不少，我就乐颠颠地把羊赶来家，把我乐的连晚饭都没吃。

这年秋天，队里劳力不足，羊草羊舍都没准备好。我除了挤时间打羊草外，还在晚间合泥，自己把两间羊圈全抹好了。虽然把手冻坏了，我也很高兴。这些活被我包下来，腾出不少劳力干别的。

但我决不自满，还要继续努力，为养羊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永远保持模范饲养员的光荣称号。同时，我还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的两件事

楊天德 口述
維 丰 整理

抱 牛 犢

一九五四年冬天，大雪鋪地，刺骨的北風颼颼地刮着，樹枝發出嗚嗚的怪叫聲。風卷着雪，滿天飛舞着，滿山遍野一片白。

我吃罷了早飯，提着鐮刀，順着西山的羊腸小道到西崗去割柴禾。寒風從衣袖鑽進來，凍得打戰戰，嘴巴掛滿了霜，象白头翁似的。我走到西山，忽然聽見哞哞的叫聲。我停住了腳步，仔細地聽了聽，又四下望了望，只見一片白雪復蓋着大山，此外，再什麼也沒看到。是什麼在叫喚呢？聽聲音好象是牛。我心里冷丁吃了一驚，可能是社里的牛被狼咬傷了？于是就順着叫聲走下了山。我走到山半腰，發現一頭大黃牛，到跟前一看，是社里的大乳牛在這裡下

崽子啦。牛崽才生下来，“衣胞”还連在身上。

北风颯颯地刮着，冻得牛犢直打战战，在雪地上蹬打着腿，眼睛一眨巴一眨巴的。

这怎么办呢？要不赶紧抱回去暖一暖，不就冻坏了吗？用什么把牛犢包上呢？回家去拿东西吧，来回四里多路，等拿回来东西牛犢也就冻死了。想着想着，我就把結婚时做的一件新衣裳脫下来，急忙把牛犢包上了。又一看，大牛的“衣胞”还没下来，我又把結婚时做的紅布腰带子解下来，拴上一根木棒，把牛“衣胞”墜下去了。一切都弄好了，我才抱起牛犢往家走。

我到了家，刚把衣服解下来，就被我爱人倪殿芝看見了。她問：“你在哪儿弄的衣裳包牛崽子？”

我把脫自己的衣服包牛犢子的事說了一遍，她又說：“你彪啦，才生下来的牛崽子，血淋淋的，你也不嫌埋汰！”沒等我說話，她又說：“弄埋汰啦，你可得自己洗，我不能給你洗那个血衣，又腥又膻，怪恶心人的。”

我笑嘻嘻地說：“这个牛是社里的，也是咱自己的，一个牛犢值好几十块，咱能眼瞅着不管嗎？”

我这么一說，她再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我拿着衣服找盆子去洗。倪殿芝一把拦住了我，把衣服夺过去，笑着說：“你赶快割柴禾去吧，你还能洗干淨衣服？快交給我吧！”說完把衣服泡在盆里，又从柜子里給我拿出一件新布衫。我穿上她給我的衣服，又上西山割柴禾去了。

下 螞 蟻 岭

一九五五年送公粮的时候，正是“三九”天，河水封冻，道路光滑。

社里把送公粮的任务交给了我，叫我领导。我组织了十几辆大车，头一天把车装好，第二天鸡一叫，就往灌水粮库运。由罗圈夹通往灌水的途中，得经过一个立陡石崖的大岭，人们管它叫“蚂蚁岭”。这个岭，弯弯曲曲，足有十里路长，非常险恶。在这个岭上曾经发生过数次翻车摔死骡马的伤亡事件，车老板一到这个岭就叹气。

这天我赶的这辆车，骡马没驾过鞭，不会“坐坡”，走起来里外乱跑，下岭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不走这个岭，又没有别的道，就只好顺着这条道走。上岭时还顺利，到了岭顶，打了个停，我往岭下一望，头都发晕，心嘭嘭直跳。不过不论怎样，也一定要完成送公粮的任务！我紧紧地握着缰绳，扳着闸，赶着车一步一步地往岭下走。

“三九”天，雪大道滑，刚走到陡坡，车板子碰上了骡马的屁股，骡马一蹦高，车象射箭似的在弯弯曲曲的岭道上飞跑起来，眼看就有摔下岭的危险。别的车伙看到这种情形，都惊叫起来，岭上岭下齐喊：“杨天德，不好啦，快松手啊！”“留命要紧呀！”

我当时心想：如果一放手，连马带车就将轱辘到岭底下，牲口被砸死，车被摔碎，社的财产就要受很大损失。不，我不能放手，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车马。我想到这里，又紧紧地握住了缰绳，扳

着鬧，隨車奔跑。別的車伙都吓出了汗。車飛跑到岭底，被前邊的車伙擋住了，大家這才放了心。

我的脚脖子也蹠了，連累帶吓，渾身是汗，腿直打戰戰。但是，一看車馬沒有受半點損失，我興奮得把什么都忘了，又趕車前進。



我当飼养員以后

張玉珍 口述

于智章 整理

八河川是一眼难望尽的大山沟，人們都說这是山青水秀、鳥語花香的好地方。这倒不撒謊。这儿确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空气又清新，很适合搞多种經營。

我們火車头社，除了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外，还根据这山区的自然特点注意了养猪事业的发展。从一九五六年社里开始集体养种猪，两年来，由原有的一百头发展到一千八百头。一九五八年，为了更好地建設山区，随着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社里决定在集体养猪事业方面也要来个大跃进。全社計劃一九五八年再发展种猪一千一百头，队队建立集体养猪場。这个规划很快就傳到我們队来了。我們第二队也决定快把集体养猪搞起来。队里开了社員会，叫大家討論养猪的事，經大伙研究，确定在小蜂蜜沟門建立一处养

猪場。

第二天，队里派了一些人到蜂蜜沟門把原有的几間猪圈修理了一下，同时又夹了九間露天圈。全队买了大大小小七十一口猪。猪場有了，猪也买个不老少，所缺的就是飼养員。为这事可把王支书累坏了，成天的东跑西顛，这家动员，那家劝的，腿都跑直了，人家都怕脏怕累，有些青年妇女怕人笑话，加上猪場里沒有不缺的家什，养不好还得賺一身不是，所以誰也不干。

知道这件事后，我心里想：王支书这么着急为了誰？若是这些猪繼續晒台没人飼养，出了損失，糟蹋誰的财产呢？……想到这，我可有些着急了，嘴里沒說心里盘算：“入党十多年沒为党干点当急工作，虽說有点病，也不要紧，去当飼养員，省下硬实劳力干别的，这不是一举两得嗎？我一定經起这个考驗。”于是，我就鼓了鼓劲，跑到支部去，报名当了飼养員。在我的影响下，社員赵振双和七十多岁的王世山，还有我丈夫馬忠仁三个人也都报了名。当时支部書記鼓励我們說：“你們只要大胆干，肯克服困难，加上支部的支持，一定会干好的。”

进了猪場一看，除了九間杈拌子夹的猪圈和两口猪食鍋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七十来头猪，都很瘦，圈又少，离人家又远，要建設吧，正处在春忙，哪有人手呢？这时，我就带头和大伙到山上往下拖木头，晚上夹圈。經過四夜的苦战，又盖起五間猪舍。

猪舍够用了，飼料又不足。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們除研究飼养方法、搞好管理外，有空就到山上采飼料，不到几天就采了一万

多斤，飼料困難漸漸也解決啦。

可是，有不少豬瘦的象條小狗，別的飼養員都不願喂，我就接手喂。我象照料孩子似的耐心地給小豬喂食，飲水，洗澡，不到兩個月豬就長了九十多斤。和我在一塊的飼養員都說我能干，我就向他們介紹：“只要人勤，細心，肯學習，豬就沒有喂不好的。”

六月初，下了一窩豬崽，有兩個小拉嘸吃不上奶，我心里很難過。這怎麼辦呢？我就想法把細料煮熟了喂小豬，小豬不會吃，我就把小豬的嘴掰開，把豬食抹在小豬的嘴里，一天喂六遍，我也不嫌煩，不怕累。這樣兩個小豬都長得很好。我可高興了，從此，我對豬就更有了感情，對養豬的工作更熱愛了，信心也更足了。

入了七月里，連天下雨不開晴，困難一個一個地又來了。我為了工作，為了把豬養好，把料理家務和一切個人小事全都忘了。每天光着腳丫，下身穿個褲衩，上身穿件掉了半拉肩的布衫，上山採飼料，回來溫食喂豬，這些活都忙不完，哪還捨得把喂豬的時間做針線呢？

連雨天，真要飼養員的勁。豬圈沒有棚，把豬淋得直叫喚，豬食鍋都盤在露天地里，缺桶少瓢的，怎麼辦呢？瞅天不下，我就和那幾個飼養員一起給豬搭棚。怕把他們累着，我就頂着大雨喂豬，溫食，缺家什我就回家拿。那時我犯了婦女病，也沒休息，邊吃葯邊喂豬。可是飼養員王世田他們幾個，因為困難老沒個頭，都推說有病不想干啦，他們有時還勸我退場。隊里有些人也說我的風涼話：“張玉珍過去是婦女主任，生產隊長，現在升了豬倌了。”還有的說我是個挺好的小媳婦，當個豬倌真可惜等……

为了养猪不知吃了多少苦，在群众中还赚个不光彩，那几个饲养员还要不干了……我越想越生气。我很着急，想把这些事告诉给支部。

一天早晨，我正在吃饭，王支书进来了，还没坐下就问我：“玉珍，辛苦啦，病没好休息几天治治吧！”我说：“有病也能坚持，苦也能吃，就是闲言乱语听不了，那几个饲养员都不想干了。”

王支书说：“这些不用你说，我全了解，你不要听他们的，那样说是给咱们发展养猪事业泼冷水，要知道，养猪事业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部分，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哪！”王支书把我要向他说的话都猜透啦，经他这一讲，我心里也亮堂了。最后，王支书还让我好好帮助那几个饲养员。当时我向王支书表示一定好好干，管他们说什么呢，反正我要听党的话。

回场后，我就把几个饲养员找到一起开了谈心会，先把王支书嘱咐的话向他们传达了，接着我便鼓励他们说：“最近听说要解放台湾，打垮美国鬼的好消息，咱们一定把猪养好，来支援台湾的解放啊！”他们都高兴了，我也高兴啦，都各表决心，保证当好饲养员。

心情舒畅干劲大，经过几个月的耐心饲养，我们场的七十多头猪一头也没死，个个都是膘满腰圆，招人喜欢。

社员们都夸我是个好饲养员，可是我并不满足于这点成绩，还要永远当个好饲养员，在养猪事业上作出更大的成绩，为党争光，为人民立功。

姚吉泰入社

張文凤 姚吉平 口述

刘維丰 整理

罗圈夹村有一戶中农，名叫姚吉泰。他家一共十九口人，有五十几亩地，一輛大車，三匹驃馬，三头大牛。打的粮食除了人吃馬喂，还有余剩，一輛大馬車在外跑运输，一年就挣个千儿八百的，小日子过的挺紅，吃的穿的都比一般群众强。

一九五二年春天，县里来了不少干部，领导我們建社。村子里的农民听说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打心眼里拥护，兴奋异常。惟有姚吉泰悶悶不乐，成天搭拉着脑袋，打自己的小算盘。一天姚吉泰在群众会上听干部說：“組織合作社是根据自願的原則，同意就入，不同意也不能强迫，入社后如果不願在社里，也有退社的自由。”姚吉泰一听这話，不願入社还允許在外单干，这才卸下千斤重担。他想：“組織合作社好几十戶弄在一起还有个好处，俗語說得好，

人多乱，龙多旱，組織合作社还不是穷的吃富的。要講自願，我算不参加。”

他弟弟姚吉平却和他不同。姚吉平是共產黨員，从一九四九年成立互助組那咱就当組长，几年来他亲身体驗到，組織起来力量大，因此，成立合作社从心里贊成。

散会回家已經深夜了，哥俩躺在炕上，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想着姚吉平正要向他哥哥講建社的好处，姚吉泰却先开了腔：“社，咱可不能参加啊，你可不要在会上瞎勒勒。”姚吉平早就想到了他哥哥要說什么，急着打断他的話又把建社的好处叙述了一番：“成立合作社，大家組織在一起，人手多，力量又大，干什么都行，什么困难也不怕……”

“得啦，得啦，你別給我講了！”姚吉泰不耐煩地說，“你沒看到去年冬天他們是怎么干的，大家吃一鍋飯……入社車馬就不归咱們管啦，用啥去拉脚掙錢哪！这社，我是不能入。”

第二天，姚吉平把这个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书记張文春同志告訴他不要着急，叫他慢慢教育姚吉泰，一点一点打通思想。

过了两天，張文春和几个支委干部到姚吉泰家去，向他講解入社的好处。好話說了三千六，姚吉泰还是不通。

張文春等走后，姚吉泰自言自語地說：“哼，看我有個馬車眼鏡啦，怎么說吧，我是不能入。你們說社好，那咱就比一比！”

群众入社以后，男女老少堵河坝、开水田，生产搞得热火朝天。

姚吉泰趕着馬車，日以繼夜地出外拉腳。還說：“人多嘴雜，七嘴八舌，木匠多了蓋歪房，親哥倆還分家呢，何況好幾十戶弄一起！”見到社員他就說：“看看我老姚，大馬車養着，趕着大車出去干一個月，也頂上你們干一年了。”他憋着勁和社比高低。

開春，冰雪融化，大地露土，合作社的男女社員齊下地撿石頭，改良土壤。姚吉泰一看，心想：社里撿石頭改良土壤，秋後要是多打了糧食，咱不就落后了嗎？不能，絕不能落在他們的後面。於是把全家大人小孩都趕到地里，連六十多歲的老母親也都下地了。一家人在前河沿的平地上撿起石頭來，車也不拉腳了。社里什麼時間上工，他們也什麼時間上工，天剛蒙蒙亮，大車就趕到地里咕咚咕咚地拉石頭。干了不幾天，大人、小孩手都磨破皮了。小孩疼的嗚嗚直哭，姚吉泰也不讓歇歇。忙活了半个月，終於把前大地的散石頭撿光了。撿完石頭，姚吉泰又亮出大拇指，說：“怎麼樣，咱也沒叫你們社拉下吧！有車有牲畜干什么也不愁啊！”但是，合作社人多，全面安排了活計，等石頭撿完了，糞也要送完了。而姚吉泰人手少，顧了撿石頭，顧不了送糞。撿完石頭，也沒得閑，早起晚睡，好歹才把地種上了。可是這一春光忙活生產啦，沒顧上跑運輸，少掙不少錢，疼的姚吉泰直叨咕：“多可惜呀！蒔弄地不上算，哪如拉腳賺錢多。”剛卸了犁，他就拔出腳來，趕着大馬車出外跑運輸去了。

為了顯示他有能力，他把大車換上了新套，驃馬前額上系了紅纓，脖子下帶上銅鈴，皮鞭上拴一撮桃紅的纓。姚吉泰坐在大車的

前头，摇晃着大鞭子，每次路过罗圈夹堡，特意“叭叭”地打两鞭子，招惹大家出来看他。

姚吉泰赶车出去拉脚以后，家里只剩下姚吉平自己领两个妇女蒔弄地，五十多亩地怎么赶也蒔弄不过来。合作社的地已经铧趟了三遍，还用硫酸、细粪追了两遍，庄稼长的茁壮，迎风招展。新开的稻田，绿油油的象一片海洋。姚吉泰的地才巴巴结结地铧了两遍，也没有追肥，地里荒蕪，草苗齐长。门前的大平地 and 社的地壟挨壟，对比之下，姚吉泰的庄稼矮半截，黄皮拉瘦的。

这一年，火车头社人多心齐，精耕细作，获得了大丰收。社员们收入增加了，家家囤满仓盈，人人喜气洋洋。

这一年，姚吉泰全家老小忙活了一年，只打了十六石粮食，连人吃也不够。大马车也没挣多少钱，还闹个两耽误。姚吉平说：“不行啊！大哥，比不上人家呀，人家人手多，干什么的都有，力量也大，咱们就一家，人手单薄，来年快入社吧！”

姚吉泰还是不服劲，他说：“咳！今年把算盘打错了，春季马车在家种地少挣了钱。”又说：“真不服劲，来年再看，非超过合作社不解！”

“哥啊，比不过人家呀，咱和社商量商量入社吧！”

“不能入社。你别看今年少收入一点，这没啥，来年再试试看！”

第二年姚吉泰还是在外单干。这一年他下了决心，过了春节，就赶着大车出外拉脚去了。这回姚吉泰劲上加劲，每天鸡叫头遍，

就趕車走了。從羅圈夾到灑水火車站七十多里路，一天打個來回趟，牲畜累得一身一身汗，直打吐吐。

開春了，河面上的冰還未化開。有一天，姚吉泰趕着車往灑水火車站運木材，走到一個小陡坎下，出了事。這個陡坎下面是一條小河，河面上還凍着一層薄冰，下坎時，沒攏住，車鳴一聲滑下河去，把大轅馬抵在車底下，頭部臥在河裡溺死了。車上只剩下兩匹牲口，運輸跑不成了。回到家，無奈又把三頭大牛趕到鳳城縣換了一頭大騾子，繼續跑運輸。但是不到一個月，兩頭大騾子得了病，兩三天就死掉了，車又不能動彈了。姚吉泰在家大哭一場。三月桃花一時紅，風吹雨打一場空，牲畜死了以後，姚吉泰象失去了魂，無精打采的，成天耷拉着頭，干活也沒有心思了。愁的直勁對母親說：“這回可完了，連地也種不上了，人家都入社了，牲口也借不着，地瞪眼得撻了。”

母親也後悔地說：“要聽吉平的話是不是就好啦。”

這時正是春暖花開，到了春耕的季節，社里正忙着鬧春耕。可是姚吉泰連拉犁的牲口也沒有了，別說種地，到現在連糞還未送到地里呢。他坐在家唉聲嘆氣，愁眉苦臉。社里的地好種完了，他還未套犁杖，急的直打轉轉，不知哭了多少場。

實在沒辦法啦，鼓起勇氣，就去向合作社借牲口。當時張文春沒在家，找社幹部楊啟敏商量，社員在一旁說起諷刺話：“憑老姚大馬車拴着，還稀使用我們的牲口啦。”

“單于优越性大嘛，怎麼還和社借牲口！”當時有些社員不同意

借。社干部一核計，不能看他的笑話，就借給他一头牛。加上自己原有一头瞎騾子，湊合成一副犁杖，开始播种了。合作社的土地种完，他才种上十几亩。

張文春回来一看，姚吉泰的地种不上了，就提議合作社去犁杖帮助他把地种上。有的社員不同意，張文春就解釋說：“他覺悟不高，我們要耐心地教育他。社帮助他种地，对他是个教育，对社对国家也都有好处。”社員思想通了，張文春就帶領两副馬犁杖，去帮助姚吉泰种地。姚吉泰一看，象見了生人的大姑娘，羞得連头也抬不起来了。

种完地，姚吉泰紧紧地握着張文春的手說：“張主任，我拿什么感謝合作社呀！……”說着說着眼泪刷刷地掉下来。張文春安慰他說：“老姚，不要說这些。有困难尽管說，合作社尽量帮助你，决不能看你的笑話。”

“張主任，我……”姚吉泰擦着眼泪，象有什么心事，不过說了半截，話又收回去了。

“有什么事还用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就直截了当地說唄。”

“我怎么有臉說啊？”

張文春一看，知道了他的心事，就直截了当地說：“关于入社的事，还得你好好地考虑考虑，入社得自願哪！”

“別說了，我要入社，不知合作社能不能要我？”

“只要你自願，我們太欢迎啦。”張文春笑着說。

不久，社召开了接受新社員大会，社員們拍着手欢迎姚吉泰入

社。姚吉泰在掌声中对大家说：“现在我真正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再不单干了……”



吳天令的变化

楊天德 楊啟敏 口述

曾頌 整理

吳天令是一九五三年正月入社的。一入社就接手趕大車，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他这个人管多咱没有什么当面背后，在社里干活总是实实惠惠的，爱惜社的牲口就象爱自己的一样，喂草拌料、梳毛削蹄样样都很精心。如果車上少个鞭梢鉄圈什么的，只要他腰里有錢，就自个掏錢买。

因为他干活踏实，又守紀律，秋后被評为队的“紅旗社員”。現在的吳天令和从前可真是两个人了。

咱們还是从头說起吧。

—

解放前，吳天令是从穷人堆里挑出来的穷人。全家三口人，一

个母亲，一个妹妹。母亲成年累月闹肺病，买药的钱都弄不到。家里带毛的牲口一个没有，连个耗子都养不住。因为没有气力，地主怕他把地种瘦了，连地都不租给他。没办法，只好扛着锄头给人家做零工，替人家出劳工。饥荒拉了一大堆，简直压的他喘不过气来。吴天令的一家就这样，呼天嚎地地过着伤心的日子。

土地改革的时候，他是罗圈夹村十几个民兵基干队中的一个，斗地主打恶霸始终走在前边，曾多次受到表扬。

土改后，他分到一等的好平地六亩，两间宽做的房子，和一大一小两头可心的乳牛。这还不算，一九四七年冬，农会替他买了结婚的用品，帮助他成了亲。这一切，都是他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真是一步登天了。

从那时起，吴天令的生活就抬头了；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也抬头了。

二

一九四八年正月，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张文春领着五户农民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这是当时辽东省互助合作的第一棵嫩芽。后来人们给它起个美名叫“母组”，因为那年种完地的时候，一下就滋生到八个互助组，全村一百六十多户，有七十多户都参加了。

可是，吴天令却根本没把互助组看在眼里。他想：“‘糊涂组，糊涂组’，准得弄个一塌糊涂。亲哥们到时候还分家呢，张王李赵弄一块还能不分心眼？再说入了互助组多不自由，我眼下一不缺吃，

二不少穿，还有个硬实牛，什么活还不能干！”所以当張文春等人动员他入組时，他說什么也不入。

这年秋天，互助組的苞米黄乎乎的，真饞人！全村八个互助組，男女都下地，剥的剥，拉的拉，又出活又熱鬧。可吳天令呢？老婆在地里剥，他弄副挑筐一个人蹶达蹶达往家挑。他的地在河西沿，离家很远，还隔条河，挑不上几趟天就黑了。互助組的庄稼都上場了，他还有好多摞在地里。可是他还不服气，仍旧一个人挑，挑。……

很快来到旧历年了，家家户户張灯結彩，鞭炮喧天，好不熱鬧。按照旧习惯，三十晚上吃完餃子，就該到邻居家拜年了。張文春和吳天令是一宅两院，所以張文春抬脚就到吳天令家去拜年。

說了些过年話以后，張文春就說：

“現在咱們翻了身，年过好了，可不能滿足哇。往后还有更好的日子哪，种地要用拖拉机，拉地用汽車，什么都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社会主义生活。共产党和毛主席告訴咱們，要想过社会主义生活，就得走合作化的道路。互助組这是第一步……”

吳天令一声沒吱，装上袋烟，巴达巴达一个勁地抽。

“吳天令，我們都非常欢迎你参加互助組。你看俺們組，去年秋平均每家分了九石多粮。組里人多力量大，活干的应时。天令，眼光可要往远看哪！……”張文春就象对待自个亲兄弟一样，一五一十地講給吳天令听。

他媳妇見他还不放声，着急地說：“看你那样，倒說話呀，我早

就看互助組好。看去年秋把你累那樣。”

吳天令把烟袋往炕沿下擻了几下，思前想后，疑疑遲遲地說：“入就入唄。”

三

互助組打破了老規矩，過了破五就上山剝柴禾。這麼早就干活，吳天令覺得不習慣。可是自己也是個互助組員哪，又被選為打頭的，人家都上山了，自己也只好隨着去了。

這一天他本來就不順心，再加上有的人剝的柴禾捆小一點，兩下一擠，他就火了，雞皮酸臉地說：“看你們剝的那小捆，怎麼算工！”

楊啟敏說：“差上差下，也差不了多少……再不咱們按斤數算工也行。”

“咱可說明白，給我剝的時候，這樣干可不行！”吳天令說。

正月二十幾就該給他剝柴禾了，為了讓他滿意，組里特意挑了幾個好手。頭一天沒找出什麼差米，第二天過晌，常有寶剝的柴禾捆松點，他就沒完沒了地嘟嘟囔囔說自个吃虧了，工換工還換不出一般大來。常有寶感覺挺不好意思，說：

“老吳大哥，這麼辦吧，你剝的捆大又緊，我捆的松點，我剝的都歸我，你以前在別處剝的也都歸你自己，你看這樣公平吧？”

“你說的可倒好聽，這幾個山上的樹木還不一樣呢，公平個啥？”

楊啟敏一看，為這點小事鬧的脖子臉紅實在不值得，就給調

解：“算了吧，十个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呢，为这点事……”

还没等他说完，吴天令早气冒烟了，瓮声瓮气地说：“算了吧，你们这是熊人，我不干了！”说完，抱着斧子转身就走，怎么招呼也不回来。

为了团结他，当天晚上组里准备开会交换交换意见。一请他不来，二请还不来，最后他捎信说：

“你们开吧，互助组里没有我了！”

就这样，他就退组了。

你们寻思他光为了剥柴禾退组的吗？不是。光为开工早了“不自由”吗？也不是。说起来这里还有点文章。

前边不是说过他分了两头可心的乳牛吗，那个大乳牛一年一个崽，小乳牛那年都三岁了，长得滚瓜流圆的，能卖六、七十元。另外他还计划买个老母猪，少说一年能下一窝崽，不多打，一窝也能卖七、八十元。要讲种地，那也不怕，他舅舅李海楼家养着马车，还有三、四头牛，两个人一插犋，满妥，何必参加互助组！

这就是吴天令的小算盘。

四

吴天令和李海楼插犋把地种上以后，李海楼收拾收拾出外拉脚去了，牲口走了，人也走了，把吴天令关在外边还得自己干。

转过年（一九五〇年）开化的时候，吴天令一个人忽搨忽搨往地里挑秋脚子粪。人单力薄，累的他满头大汗，看看还是那么多，而

互助組的糞却早就拉完了。

這時，張文春就和大家商量幫吳天令一把。有的組員不同意：“誰叫他退組啦！我們不能象哄小孩一樣哄他。”

張文春解釋說：“話不能這樣說，咱們互助組就要幫助單干戶，他過去和咱們一樣，都是受苦人……”

听他一說，大伙都同意了。

這天早晨，吳天令正忙著裝筐挑糞，組員常吉生去了說：

“老吳，你不用裝筐了，快準備二齒鉤子吧。”

這一下倒把他鬧楞了：“干什么？”

“我們幫助你拉糞。”

“我不用，這工我還不起。”他還有些不相信。

“我們互助組白幫你，不用還工啊！”

這下子他高興了。

吳大娘聽說，也乐的不得了，直勁對兒子說：“天令，快入組吧，你看人家幫咱送糞，還不要工錢……”

吳天令還是笑咪咪地坐在炕沿邊抽煙，也不說個痛快話。

他就这样，象个孤雁似的，在外边混了一年半。

五

一九五二年，省委、县委派来了工作组，领导我們建立起辽东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六月，省里又派来文工团在这住了四十多天，到处宣傳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社的好处深入了人心。

合作社的力量可真大呀！夏鋤時，男社員穿着白衬衣，女社員都穿着花衣服，男男女女好幾十人，雁翅排開，齊刷刷的，一眨眼就鋤出一大片來。

這時吳天令的思想有了很大變化，看見農業社的火暴勁，真眼饑，心裡有些動了。見了社幹部，也不象從前那樣躲避了。有時，社里裝車，他幫着裝，社里牲口挂掌，他也幫着抱蹄，時常為社跑前跑後的……不過，他並沒提出入社的事。

社里見他靠近了社，對他也更加體貼了。社里的東西，只要閑着，他可以隨便使用。跑桃花水時，社里給他拉柴禾，秋收時，幫他拉秸稈，冬天又給他送公糧，對他的幫助無微不至。

一九五二年七月的一天早晨，吳天令在夢中被一陣隆隆的大車聲驚醒了，他出去一看，原來是社里的大車給他拉泥墊圈。這正是積肥的好季節，他正在為沒有車拉泥着急呢。

回想一下，幾年來他單干時受的苦，熬的心，面對這些事實，他越發感到社的溫暖，入社的決心已經下定了。

一九五三年大年初一晚上，楊天德到他家嘮了半宿，楊天德走后，他好久沒有睡覺，呆呆地想了很多事情，想起幾年來的幾入幾出，想起土改分地的情形，也想起在舊社會受的罪。記得一九四一年二月，在大栗子鐵礦做勞工時，一天晚上掏洞子，冒了頂，把他的右腿砸得血淋淋的，足足在洞子里憋了五天五宿沒吃一點東西，要不叫窮哥們營救，早送了命。現在，翻身了，能不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嗎？能和那些受苦的弟兄走兩條道嗎？當然不能。

第二天，太陽剛出來，楊天德就去找他：“老吳，走哇，咱們一塊討論合作社的生產計劃去。”

“好。”吳天令樂顛顛地和他往社里走去了。



斗 爭

韓 金 華 口 述

偉 羣 整 理

一九五二年，我們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經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粉碎了以反革命張壽鵬為首的破壞合作化運動的陰謀。第二年春天，我們的合作社就更加壯大了，和群力社一起併入了張文春同志領導的火車頭農業生產合作社。

張壽鵬是偽滿日寇的密探，土匪“公平”幫的字匠。從一九四九年我們一組織互助組那時起，他就敵視我們，造謠、挑撥進行破壞。

頭一年組織互助組，我們九戶組員的積極性可高啦，全組八、九個勞動力就種了一百七十多亩地，又利用耨鋤期間蓋了九間房子、十八間苞米樓子。

秋天，我們又鼓了一把勁，全組準備下三、四石蕎麥種，打算早

点把蕎麦种上，再抢一个好秋。可是不料想，事不宜人，遇到了連雨天，雨一下就是十多天，立秋都过了，天才放晴。

立秋过了三天，我看着天亮堂了点，吃过晌飯，就对組員們說：“走吧伙家，咱們上山种蕎麦。”有人就不願意去，于洪芳說：“才下过雨泥濘，不能种。”我說先种我的地。大家說：“好。”我們就收拾上山去。

事也湊巧，我种蕎麦的地正好在張寿鵬的房后沟里，进沟必經張寿鵬院子路过。張寿鵬这个老家伙看見我們大家去种蕎麦，就連忙从屋跑出来，眯縫着个小眼睛敲打着說：

“叫我說，你們別在一块鬧轟了，立秋都过三天了，还种蕎麦，你們連蕎麦花也打不着。”

我听了他这話就觉得不对劲，我也沒有輕饒他，我說：“你管不着我們的事，‘种一碗，打一捧，强起坐家里穷等’，打不着蕎麦花，还有蕎麦叶呢！”

到了山地上，又遇了一場雨，大家身上都淋湿了，可是情緒都挺高，举起鎬头就搜蕎麦。惟有于洪芳洋洋不睬地不好好干。干着干着，他把鎬头一扔說：“現在种蕎麦还不得晴，我不种。”听了这話，我心里很納悶。于洪芳过去沒有搞过乱，今天为什么老打退堂鼓呢？我想不出原因。不过，我心里有底，虽然种的晚了几天，可是才下过雨土头松，这个条件好，要是赶上个好秋，蕎麦一定能收成。想到这，我就对副組长李喜貴同志說：“你看种不种？”李喜貴也是共產党員，他听我問他就明白了，他說：“种。”一下午，就把我

这块地种上了。

晚上，我們开了一个互助組員会，批評了于洪芳，决定都种蕎麦。可是正开着会我就听着房后有人偷着听声，我抓起大枪跑出去，一看是張寿鵬。我把这件事告訴了大家。只見于洪芳的臉紅紅的。

这一年果然赶上了好秋。全組一共打了二十多石蕎麦。有一天我們給于洪芳割蕎麦。正干着活，于洪芳一把抓住我的手說：“組长，你別怪我，种蕎麦那时是我不对。我听了張寿鵬的坏話。他說：‘你們跟着韓金华瞎鬧轟什么？快散了吧！立秋都三天了，还种蕎麦，叫我看不如把蕎麦种推了面包餃子吃。’那时候幸亏你們坚决，要不，我就上了他的当。”

一九四九年，我們互助組获得了大丰收，一共打了二百多石粮食。冬天我参加县里的劳模会，我們被評为一等互助組。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又参加省里劳模会，又被評为省的二等互助組。上級奖励了很多农具：鏟、耢、鐮子、鋤板、优良品种等等拉回来一大車。

張寿鵬这个坏家伙一看，互助組不但沒有破坏了，而且还多打了粮食，得到了奖励，又是恨，又是眼饞。他又在背黑里使起坏道眼：叫他的二儿子張春兰找了几戶近亲組織了一个假互助組；又叫他三儿子張春和打进我們互助組里来。那时候，我們沒有經驗，眼睛也不亮，就沒有看破这些阴謀。

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我們互助組的基础上建立了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家选我当社主任。張寿鵬这些人看見更气不憤。可

是他們不知是从哪里听說：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县里先給两輛胶皮車。張寿鵬看見有好处可賺，就叫張春兰、張春和等他的嘍囉們混进了合作社。

入了社，他們一看，不但县里沒給胶皮車，土地、車馬还都入了股归了公。吃了一个大亏。于是他們就企图把合作社搞垮。張寿鵬对他的儿子們說：“他媽的，咱們不图打魚，还图攪个渾水呢！咱們叫那些穷小子把地給咱們种上，咱們再退社。咱們的地在他們合作社的地当央，那是块地眼，咱們一退社，把地从他們合作社的地当央抽出来，合作社的地就七零五散了，到那时不愁合作社不垮台。”

真是一个狠毒計。果然，等合作社把地都种上了，張春和、張春兰就相繼提出要退社。当时，我們为了巩固合作社，团结大家搞好生产就劝他們不要退社，地都种好了，还是干一年看看，要退等到秋天。我們把嘴唇子都磨破了，他們还是百般不干，非要退不可。張寿鵬老坏蛋还找上門来罵：“社章不是規定入社、出社自由嗎？为什么不叫出社？”

我們一看他們的勁头不对，就把話給他挑明了。我說：“要退社可以。但是有一条：你們的地在合作社的地当央，不許你們影响我們合作社的集体經營。要退，我們从外边給你另換地。”他听我这么一說就大吵大叫，說我們不講理。我說理不理，得大家討論，你一个人說了不算。經過社員一討論，都同意給他換地。

張寿鵬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坏蛋，可是这一回他失算了，他寻思

把地抽了出去把合作社搞散，沒想到當時政府有這麼一條臨時規定：退社不能影響合作社的統一經營。

張壽鵬的破壞陰謀又失敗了。

剛成立合作社，困難可真多呀！那時候不象現在高小、初中畢業生有的是。那時候有個識字的就成了聖人。合作社第一個會計淨記了一些豆腐賬，還貪污，撤了職以後，全社選不出一個會計來。實在沒有辦法，從社外找到了一個張玉臣，他給我們包賬，我們給他包耕。說也巧，這個張玉臣就是張壽鵬的侄兒。

張壽鵬失敗了以後，更加仇恨合作社，恨不得一口把我們吞到肚子裏。於是他就利用親屬關係拉攏張玉臣。社員在地裏干活，張玉臣就跑到地裏給社員算細賬。他說：

“這麼多人干活，分到一個人的名下能分多點糧呢？一五、一十，今年你們能分上去年三勾的一勾也就不錯了。一天掙這麼幾分，吃不上穿不上，哪有一個人干活自由、輕快。”

聽了他這麼一算，二心不定的社員就人心惶惶。社員張義錫就動搖了，去找張壽鵬給他交卦。

張壽鵬一看上了他的套，把兩眼一眯縫，笑嘻嘻地問：“你是求財呀，還是求人？”張義錫是個跑腿子，正在為找不上媳婦着急。張壽鵬就給他三個銅大錢叫他交卦。看了卦，張壽鵬裝模了半天說：

“看卦象：你得往南方走。在社裏，每天轉屋根，你一輩子也找不到老婆，你得往遠走，到處踴躍着才行。你一個人在社裏白爪子掙錢給黑爪子花。叫我可不干。”

不几天，張义錫就退了社。

張义錫退了社，張寿鵬又去进攻會計張玉臣。对他說：“人家怀疑你貪污，这个責任你可負不了，听大叔的話，快走吧！”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

張玉臣終于也上了他的圈套，領着老婆孩子走了。

这年秋天，張寿鵬攪鬧了七戶社員退了社。張寿鵬自以为这一下子可把合作社給搞垮了。可是他沒想到，这些动搖分子退了社，社里沒有搞亂的了，合作社就更加巩固了，社員們說：“他們走了，我們干起活来更痛快。”

过了不多日子，退社的張玉臣和張义錫知道是受了騙，又都回来要求入社。張玉臣在外地死了老婆，弄了个家破人亡；張义錫出去做小买卖，賠了一个底朝上。

張寿鵬的破坏陰謀又一次被粉碎了。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敗的。張寿鵬沒有破坏了合作社，就更加瘋狂起来。他陰謀夺取政权，企图把我們黨員干部打下去，拉攏他的嚶囉們上台，好从根底上把合作化运动搞垮。

一九五二年冬天搞普选。張寿鵬等人便認為时机到来了，沟里沟外拉攏他的亲朋誣告干部，阻撓普选。誣告党支部書記張文春同志七条、副支书韓金华三条、村长張文风十六条反革命和貪污等罪状，把持第五选区不同意选黨員干部。自己选他的儿子非党非团当党支部書記，选他的亲信当村长和副村长。

被激怒了的罗圈夹村人民起来与反革命进行斗争。寬甸县公

安局車局长来到我們村，領導群众起来斗争，彻底粉碎了張寿鵬的反革命阴谋。反革命張寿鵬被判处十二年徒刑。

群众爱戴的張文春、張文凤、王中山、韓金华等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被选为人民代表。

千股河流归大海，虽然我們經過了許多波折和斗争，但是我們终于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汇成巨流，向着康壮的合作化道路走去。



我們得了玉米丰产奖

韓 金 华 口 述

曾 頌 整 理

一提起我們社得全国玉米丰产奖的事，我們的心就乐开花了。

一九五四年腊月二十几，我們参加了八河川区委召开的各社支部書記和社主任會議，研究了一九五五年的生产任务，討論了增加生产的技术措施。同时，区委号召大家为一九五五年的大丰收而奋斗。

張文春和我們回来以后，馬上召集了全体黨員和队长以上的社干部會議，貫徹党的丰产保收指示。

在会上，張文春說：“咱們火車头农业社是咱們省最早的社，党很重視，咱們一定要起个火車头作用，不能光挂个空名。去年咱們得了全省的丰产奖，今年要爭取得全国的丰产奖！”

接着，張文春又坚决地說：“今年，党号召咱們改良土壤、早种、

多施肥、密植，达到三鏟三趟……这些都是增产的好办法，咱们一定要保证做到！”

最后，大家就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

有的干部对早种抱着怀疑的态度说：“早种，地身子发凉，不能粉种啊？”

一个楞小伙子突地站起来反驳他：“你别拿老眼光看新事了。耳闻不如眼见，眼见不如亲手干，那年我单干时，为了做几个短工，提前十天把我那几亩地种上了，也没粉种。”

又讨论一气别的措施，结果大家表示坚决照党的话办事。

要想过好早种这一关，什么活都得往前赶。那年社员的干劲可大啦，正月初三就动工了，有的上山砍柴，有的下地送粪。只用一个月的工夫，就把全年的烧柴砍够了，粪也快送完了。那年攒的粪真多，除了头年攒的秋脚子粪和黄粪以外，又发动老头小孩捡散粪。另外还从各社员家弄了不少小灰、鸡架粪和猪圈粪。上级要求每亩下三车到四车粪，我们每亩下了五车。

我们罗圈夹的地有个特点，雪一化，你看吧，大多数的地是白花花的石头。这一年，我们提出了“石头大搬家，叫石头归屯”的口号，把石头都捡出去了。

大山背面的雪还没化净，地里低洼的地方还没化透，我们就开始刨耢子和送粪，准备播种。

往常年，都是按照祖传的老经验——立夏了，树叶关门了，才四平八稳地套犁杖。

庄稼活也和工人老大哥造机器一样，一步赶一步，一季赶一季，春种不及时，就步步不跟趟。这一年我们改变了老规矩，提前一个节气，到谷雨就开种了。活干的绰号了，社员心里格外高兴，全社好几十副犁杖一齐下地，平地上、山坡上到处都是，你一句我一句说着笑话。有的一边扶犁，一边哼着小曲：

一年之計在于春，
一日之計在于晨，
春天早种一分鐘，
秋天得个聚宝盆。

那年种的八百多亩苞米，全是合理密植的。在早的老规矩是：株距二尺五六，差不多比密植远一倍。密植最要劲的是在踩格子上，我们把捻种的训练一遍又一遍，直到他们把脚步拿准了，步步合乎要求了，才让他们跟犁杖。

正在这春耕紧张的关头上，问题又来了。

一天早晨，天还没亮，张文春就找我去。他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对我说：“起来伙家，趁这时候咱俩到地里看看去。”我急忙穿上衣服，和他一起走了。

我们走到第二队地里一看，有的社员并没合理密植，还是大垄宽播，这不是瞪着两只眼睛胡闹吗？我们一问，他们好象还很有理，讲个不停。

原来一九五三年我们学习了肇源县合理密植的丰产经验，决定在社里推广。可是有很多社员思想不通，没按照经验去做，株

距不是远就是近，結果使一部分苞米減了产。皆因这个，大家都沒底，怕再出毛病。

回头我們又到第四队。在那又发现了破房身或者地头地脑的有不少沒种，有的社員要留着自个种小份子地。

这些思想要不彻底解决，社的丰产計劃就要受到損失。于是，社里决定在蜂蜜沟开个社員大会，发动群众对这些錯誤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在会上有的社員气愤地批評：“留小份子地，是光为自个不顧合作社，是自私自利！”

有的社員用事实批評了有保守思想的人：“一九五三年有的地方歉收了，那是因为他们沒認真按合理密植的經驗去做，不能埋怨經驗不好。不然，別的地方怎么就丰收了呢？”

最后張文春講了些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合理密植的好处以后，简单地作了总结：“根据大伙提的，要想丰收，只有一条，就是坚决听党的話，按党教給的办法去做！”

通过这次辯論，社員的干劲更大了，队与队組与組展开了竞赛，种的又快又准确，犁过的土地，象梳子梳过的一样。

由于种得好，底粪多，又上了很多把粪，小苗撒欢地长。轉眼到了鍮头遍的时候了，庄稼长的直攏人哪，我們操起鋤头更不讓勁，家家关門閉戶，全部下地。鍮完头遍，小苗才有脚脖子那么高，就追上第一遍羊粪和大粪，鍮趟二遍的时候，就齐膝那么深了。晚上到地边你听吧，一嘎巴的，那是在往上拔节。苞米棵象鋤杠一样壮实，老远一看，真是一片綠海。

庄稼长的越好，人的干劲越大。鏟趟三遍以后，有一天晚上，人們都睡覺了，只有第一生产組的人沒睡。不一会儿，王明連悄手躡脚地走到吳天令窗前，低低地招喚：“老吳，准备好了沒有？走哇。”

吳天令也小声答应：“早就准备好了。”就悄悄地出去了。

这时，第一組的社員早在外边集合好了，有的扛着鋤头，有的端着干瓢，有的抬着硫安，偷偷地借着通明的月亮，到地里追肥去了。

他們虽說早就約定好了，要神不知鬼不曉地去干，但是归終还是叫別的組听見了。人們爬起来就吵吵：“哎——，第一組追肥去了，咱們也去呀！”

这一喊，整个罗圈夹都轟动了起来，一宿的工夫，追了九十多亩地。直到东方放亮了，一个个才說說笑笑地回来吃早飯。

到秋，一棵苞米結两三个大棒子，象黄金塔似的往外咧咧着。那年全社的苞米平均亩产四百九十七斤多，家家戶戶仓子里囤子里到处都是粮食。真是空前的大丰收。

一九五六年春，县里来人帮助我們总结了經驗，县报到省，省又报到中央，我們火車头农业生产合作社光荣地得了全国玉米丰产奖。社主任張文春被評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得了金質奖章。

当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下来金框銀地的“爱国丰产奖状”和一万二千元奖金的时候，社員們乐的不知怎的好了，有的人把眼泪都乐出来了。

我們把奖状挂在社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把几年来省里县里区里乡里发的奖状挂在两边，讓每个人一抬眼就能看見，讓它时时刻刻鼓舞我們前进。

我們又用奖金买了一匹“康拜因”种馬、九头种牛和六十口新金种猪。这样，社的力量就更加壮大了。



建大社的风波

李 樹 仁 口 述

楊 大 寬 整 理

一

一九五五年初冬，地剛封凍，我們陽嵐子齊心一社在嶺東場院里打豆子。半過晌了，賣余糧的張振有搖晃着大鞭子，趕着大車，從八河川回來了。

他一進場院就喊：“伙家，咱們要和火車頭農業社合併，建立高級社了，這回可開大了。”

他這麼一說不要緊，人們都放下槌枷，停住碾子議論起來。

有的說：“八河川土地薄，收入少。咱們這塊地好，副業也多，砍木材、燒炭，還有缸瓦窑、圈鋪……離礦山還近，收入多，和八河川并到一起吃虧。”

也有的主張：“和梓冊子并到一起吧，那里土地好，省勁，打糧多，开会也近……”

还有的干脆說：“这是富的背穷的，咱不能給八河川掙錢花！”

正在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慢声慢語地开腔了：“咱們吃亏也不能說話，人家往东走，你能往西飞嗎？”接着他又比比划划地說：“老百姓就象一条魚，你往这块石板下鑽，人家从这堵，你往那块石头下藏，人家从那堵，早晚把你堵网里去算数。”

我听这話里有話，不用看人就知道是齐凤山。

說到这，咱們还得先講講齐凤山这个人。

齐凤山五十多岁了，原是个佃中农。家里老哥三个，少哥七个，生活充裕，气力壮，有車有輛，还有一条头等大犍牛。

成立小社那咱，皆因他三儿子是个轉业軍人，三說六劝才把他动员进来。不过也还是一脚門里一脚門外。

說起来也就是不湊巧，建社那年秋的一天夜里，社的牛圈被打开了，丢了两头牛，其中一头就是齐凤山的大犍牛。

这一来，可就不平靜了。牛主抱着我直哭，老齐头臉也变了，和我要牛。人前人后还吵嚷：“这都是入社的好处，要不入社，牛拴在自家院子里，有狗看着，哪能丢？”

我当时是社主任兼村上的公安委員，对破案还有点經驗。我一面写介紹信派人到瀋水、寬甸、本溪等地去找，一面安慰他們說：“牛絕對丢不了，万一丢了，瞎社的也不能瞎你們的。”

嘴是这么說，心里可还是放不下，成天吃不下飯，睡不穩觉。

本来嘛，这两条牛值二百六十多元錢，小社底子薄，哪架住这么丢？当然，錢多少还是小事一段，有些动搖戶借机挑唆，社員散了心，那損失就更大啦！

足足愁了八天，可大喜，从本溪把牛找回来了。見到牛，我也忍不住了，大哭一場。几天来的愁悶总算出头了。

齐凤山見了我，破啼为笑，豎起大拇指头說：“社，是这样的。若不叫社，我的大牛就算完了。”

凭心說，从这以后，齐凤山对社就近了一层，凡事往里使勁。誰知听說要并社，他又搖摆起来了。

当时，关于建大社的事，还没正式研究，我們当干部的也不摸底。我不知怎么办好，想了想才說：“并大社我怎么还不知道？別瞎哄哄那些沒影的事了，快干活吧！”

話头被压下去了，当下人們又操起家什，干起来了。

二

过了三、四天，我們小社主任到八河川去开会。在会上，張文春同志果然講起了建大社的事。他分析了小社人力畜力不足，不能搞大工程，战胜不了自然灾害。又講了一些建大社的目的，讓我們回来进行酝酿、宣傳。

我回到社，就遇見了張振有。他見面就問：“怎么样伙家，是要建大社吧？”

我說：“是有那么回事，你看怎么样？”

張振有說：“建了大社，收入归大堆，不能象小社那么随便了。”接着他也講了一些八河川土地薄、收入少等。

我从階級观点向他进行了一些教育，又說：“我們不能光顧自己。再說，土地好坏，主要在人蔣弄，不能保証八河川的地总不打粮。至于副业收入，同样是多劳多得，誰也吃不着亏。”我又給他解釋：“咱們現在一个劳动日是一元四角四，你如果一天掙两元八角八，就給你算两个劳动日。”

齐凤山見到我，又是一套：“听說要并大社了，这可够领导喧啊！小社二、三十戶都把领导累掉褲子了，这大社……”

我說：“没关系，有事和大家商量，三个臭皮匠湊个諸葛亮嘛！”

他搖搖頭又說：“小社片小，走道就能算出哪块地种啥。这千家万户的大社，还不得乱套哇！”

我干脆告訴他：“你放心吧，有共产党领导，保証差不了。共产党把这么大个中国都领导的板板正正的，何况这一个社！”

他寻思一下說：“嗯，可也是。”当然他一时是不会全相信的。

接着，大会小会开了七、八天，社員的思想基本上搞通了，就宣布大社成立。

民主选举了張文春为火車头高級农业社主任。原齐心一社改为生产队，我先当队长，后来調到大社去当副主任。

轉过年二月，开始进行車馬估价。

半拉岭子这一片，由我負責，組織了估价委员会，到处講啊，評啊，忙脚打后脑勺子。

那一天，我們生产队的二百多匹牲口，都牵到齐家屯前場院去进行估价。

我头一个就看見老齐头牵着那头大犍牛，一边摸，一边贊不絕口，又一边側耳傾听別人牲口的价碼。

当評到他的牛时，我問：“你这头牛值多少錢？你自己說說吧。”

老齐头說：“大伙看着評吧，个人說了也不算。”

經過研究給他評了一百四十元。牛是头等牛，价也是头等价。老齐头一看不吃亏，当然也就沒說什么。

就在这工夫，我們队在大阳沟門修了一个大水坝，計劃开二百亩水田。当时天冷地硬，劳动力不够，原齐心四社就派人来支援，把社員們感动的沒法，都說：“这就是建大社的好处哇！要不，你拿錢也雇不来。”这些事虽小，但在社員的心里却起了巨大的影响。

老齐头对这些事，耳聞目見，也不能不往心里去。不过，他对工分，特别是副业的工分还是放心不下。

有一天，他在屋里坐着，算了一下掙的錢数，核了一下应得的分数，口念不甘地叨咕：“咱們也不知道掙多少分了？照这么干，到秋也不知能不能够領粮食的？”

他儿子一听，就明白了。起身到會計那一間，和老齐头算的分毫不差，老齐头这回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三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到了。

在这深山野岭里，杨柳风一吹，冰雪化了，山上露出了地皮，露出了青草芽……早晚水气腾空，云山雾罩，高山尖套上了一个个白圈，人们都管这叫山戴帽，可好看啦！

可是，再看看地里，可就愁人了，鹅卵石密密麻麻，铺了可地。大小不等的石格子（就是石头堆）象粪堆似的，一个接一个，插上犁杖，得一步一抬，两步一住，可累死人了。

这年春天，因为建了高级社，气力壮了，大家一研究，往外捡！群众那个心胜劲就不用说了，妇女们和男人一样，挑起土篮子象燕飞的一般。光阳崴子那块四十亩地的大沙包，就捡出去一百六十多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呀！

石格子捡净了，地板平平整整，一眼望过去，一点挡影也没有。人们就象从自己的身上揭掉了石头堆一般，从心往外觉得敞亮、愉快。从今往后，走路不碰脚，锄地不挡锄，趟地也不打镰子了。

立夏刚过，我们开会研究了哪块地种豆子，哪块地开水田，哪块种苞米……人馬齐备，犁铧应手，就开犁种地了。

头一天是在齐家屯河北沿的大地里种苞米。那一天，套了七、八副犁杖，同时下地，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可是，没等种，老齐头就跑来了。因为他年岁大了，没分配他活，他急皮酸脸地跑来夺他大儿子的犁杖。爷两个争讲了一阵，还

是叫老齐头扶犁了。

这老头虽说年岁大了，但身板硬实，干活洒脱。他扶完犁，就坐在牛棚跟前喂牛，也不回家吃饭。他老伴没办法，给他把饭送来，他在野地里吃两口，牲口喂饱了，又套犁。

我们当干部的怕把他累坏了，我去劝他：“齐大爷，你年岁大了，光喂牛就行啦，犁杖叫别人扶吧！”

老齐头说：“不行，我得干。”

我们又劝：“那你就慢点干，加小心别累坏身板。”

老齐头说：“古语说的好，紧庄稼，慢买卖，要抢节气，早种早成。”

这一天，正赶上张振有也在这块地里扶犁，他们俩还沾点偏亲，来回头碰头总要互相唠扯几句。

张振有先问老齐头：“伙家，你也来啦！我寻思你当了漏网鱼啦。”

老齐头说：“比别人不敢，你，我还比个来回，你走到哪我跟到哪！”

张振有又问：“大社怎么样啊？”

老齐头反问：“你说呢？”

张振有说：“越大越好，大家庭搞大生产，那才痛快呢！”

老齐头说：“咱也没有二话。”

说着，赶起犁杖一呼呼地走了。

我想起去年冬天他们两个人的表现，看着现在的干劲，心里不

知是什么滋味，眼泪好玄掉出来。

平平整整的土地，被犁杖豁开，宜腾腾的直冒香气。人欢马跃，山谷齐鸣。

就这样，火车头高级农业社在方圆五十几里的土地上，开始了第一次春播！



开 山 取 土

張 文 春 口 述
水 軍 整 理

一九五七年冬天，我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农业生产跃进会议。会上，各兄弟社都提出要苦战一年，改变家乡面貌，粮食产量超过“纲要”指标。

散会后，县委李书记鼓励我说：“老张，火车头社从来都是走在前面，在大跃进中你们也不能落后啊！一定要获得更大的丰收，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放心吧，李书记。我们社虽然条件不好，土地薄一点，可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社员，把他们发动起来，一定叫生产来个大翻身。”

李书记说：“好吧，你从来就是敢于向困难作斗争，可是，应该认识到任务是艰巨的，不能太乐观哪！”

日头已经落山了，我抬头看看书记室里的挂钟，还有二十分就

開車了。我急忙收拾收拾東西，向車站走去。

在火車上，我反復地想：我們八河川是有名的山溝薄地，用什麼措施才能多打糧食呢？想了好久，才想起來李書記在大会上報告時所講的：我們山區，要想改變面貌，必須把薄地墊上土，改良土壤。這是外地一條成功的經驗，我們一定要大量搞。同時，我又想起了“土換土，一畝頂二畝”這句老人古語。

想到這，心里刷拉一下亮堂了。我拿定主意：大干一冬春，把所有的薄地全部墊上土，來年翻身是王瞎子眼睛——沒冒。

從灌水下火車，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我一股勁駛了七十里，日頭冒紅的時候趕到了八河川。

可巧，鄉里正開會，我順便把縣委召開的大躍進會議的精神作了傳達。同時，又把開山取土、改良土壤的事和干部們進行了商量。這個意見提出後，得到了黨總支的大力支持，大家一致認為開山取土墊薄地，對我們八河川來說，是爭取農業大丰收的一項重要措施。

什麼時候搞好？誰去領導呢？黨總支分析了冬季和春季的任務繁重情況，經過反復研究認為冬季好：一是有雪，可以大量利用爬犁運送。雖然挖土費點勁，也比春天效率高；再一個好處是，能解決春季活重和勞力不足的矛盾，不致影響春耕生產；第三個好處是，冬天把土拉到地里，經過一冬春的风化，使涼土變成熱土，死土變成了活土，有利於作物的生育。

總支分析了這些有利條件後，決定大干一冬，把能運上土的薄

地全部垫上一层土。并分工由我负责具体领导这项工作。

开山取土、改良土壤是新的工作，现在又是冰天雪地、风雪交加的“三九”天，怎样完成这项任务呢？万事开头难，先到第一生产队搞一下，总结出经验后，再全面开展。

天黑了。刺骨的北风卷着雪花呼呼地刮着。我跑到罗圈夹，社员们早都睡觉了。

大跃进，时间是宝贵的，一刻也不能耽误。我没有停脚，就挨门逐户把党员和干部叫起来开会，让他们心里有底，好去发动群众。

起先，他们不知道是开的什么会，一个个围着小火盆，十几双眼睛瞅着我的脸儿，恨不得马上让我说出开的是什么会。有的喳喳咕咕地说：“谁是主任要到北京见毛主席！”

等我把开山取土的事情提出后，有的说：咱们八河川这个薄片地，要是能垫上一层土，保证能多打粮。杨天德说：“老人古语说的好，‘土换土，一亩顶二亩’，咱们这没有一锹深土的地，要不垫上一层土，就是累断腰筋也不能打出更多的粮食。”在灯影后面有一个人大声豪气地说：“现在天寒地冻，不得施展，要搞取土垫地，那简直是说胡话……”

他这样一提不要紧，引出了风。旁边坐的王德丰也插嘴说：“我活了四十多岁，从来没听说过三九天刨土垫地，真是扁担睡觉——想个宽。”生产队长杨启敏说：“拉土垫地倒是个好事；冬天可干不了。”还有的说：“熟地垫冷土，是干搭工，不能增产。”

大家根据两方面意見辯論起來。個人說個人的理，誰也不讓誰的勁。不同意冬天搞的那伙人，鬧鬧了一氣沒有話說了，坐在一邊一個勁地抽煙。

十二點了，因為他們着急睡覺，才吞吞吐吐地說：“我們明天干就是了。”有的一聲沒吭，聽說散會也跟着跑了。

第二天早晨，我挨着門都把他們找齊了，我轉回身到牛圈里去牽牛。可是一看好牛都沒有了，圈里只有一條老牛，院子里剩的一個爬犁也是壞的，留下的几把鋤鏟不是掉把的就是禿尖子。

我想了老半天才明白，這准是那幫不同意的家伙們故意和我們作對。不要緊，這些考驗我還能經得起。我自己暗自鼓勵自己。

我把老牛套在破爬犁上，在前頭牽着，後面跟着楊天德、樂德、楊樹生和任洪福等七、八名黨員，那几名不同意的人在後面慢慢騰騰地走着。我們十二、三個人，順着剛剛踩開的一條小道，向堡子後面的山坡走去。

打場的社員都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一個個都歪頭栽腦、喳喳咕咕的，象說：“天這麼冷，地凍的那麼厚，還能刨土墊地，簡直瞎胡鬧。”靠西邊有一個社員亮開高嗓門吵吵：“尋思你們的決心大呀！再大也嗆不住大北風啊！你們的意志再硬，也硬不過去‘三九’天的凍地呀！不信你們就試試看，一天干不到黑就得跑回來。”

不僅是他們有這種看法，就是跟我一起去的人，也有幾個人懷疑。有的說：“什麼工作黨員都能帶頭，‘三九’天去刨凍地這個

头恐怕带不起来！”

說話到了老韓家房后的小山坡，我揚起大鎬就刨起來。一連刨了六、七下，也沒刨掉一寸土。生產隊長楊啟敏和共產黨員常友寶，看我累出汗了，哧哧地笑起來。我一聽，這味道不正，勁更來了，今天不刨個上下不能離開這個地方。

胖人汗多。我把棉襖脫了，穿着一件小襯衫，臉上的汗還是直滴答。我身後有個社員說：“張主任，你這麼干不累壞了嗎？”我沒顧得回頭看他是誰，我就故意頂了他一句：“勞動人民累不壞，怕累的是那懶漢。”

就這樣堅持着干了一氣，終於刨開了個頭，他們也跟着干起來。

一直干到傍晚，鄉里打發人找我回去研究工作，我把工地安排了以後，到鄉去了。

研究完工作，已經是點燈一大後了，我沒有顧得回家吃飯，就跑到刨土那個小山坡上。借着月光一看，完了！十來個人，一天的工夫還沒刨上一間房子大的坑。回到隊里一打聽才知道，那幾個不願意干的先跑了，剩下了八、九個人，雖然知道開山取土是個好事，但人太少了是干不了。幾個人干了一氣兒，也泄了勁，沒到黑就跑回去了。

開頭就碰上了個大釘子，這怎麼辦呢？我躺在炕上，翻來復去地考慮。

我老伴發煩地說：“看你這兩天忙的那個樣，臉面胡子長有二

指多长也不刮一刮。成天叨咕什么开山取土，改良土壤。这回碰了一鼻子灰可好了。人家不愿意干就拉倒呗，偏得叫人家干……。”我听她那小豆腐锅嘴呼喳起来没个完，我不耐烦地从炕上爬起来说：“你这个老货，你真是忘了本，要不叫共产党来了，你要饭吃也摸不到大门啊！”

她叫我没头没脑地顶了几句，气的转过去睡了。

我一个人围着小火盆，一会儿一根烟，一盒烟卷都抽光了，冷丁想起在北京开会时，毛主席告诉我的话：革命工作是艰苦的，做革命工作不能离开群众，要想完成各项任务必须发动群众。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这么个意思。想到这心里象开了一朵花似的。我拿起小火油灯，到书箱里去找大山社的那本小书。奇怪，小书箱叫我倒腾个遍，也没找到，但在书箱底下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左一层右一层的，一连打露了四、五层，才看到是几年来，中央和省、县奖给我的十五枚金乎乎的奖章。

我看完了奖章，又抬起头望望毛主席的象，流出了热泪。

当时，我的心被激动的不知怎样好了，一股劲想扛起镐头自己再去干。又一想，想完成任务，必须发动群众。昨天所以失败了，是对群众发动的不够，群众对这项新的工作认识还不足，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明天想办法发动群众。”我自言自语地叨咕了一口气，又躺在炕上睡了一小觉。

社员们都吃完早饭了，我和党支部书记杨天德同志商榷了一下，决定召开一次党团员和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具体研究开

山取土，改良土壤的事。

在沒有开会之前，我見人就對他們講：“咱們這個地方的土地非常薄，春不抗旱夏不抗澇，有勁使不上，累死也不能多打糧食。要想把薄地變成良田，保證明年大翻身，實現‘綱要’指標，必須大搞開山取土，改良土壤，這是咱們山溝薄地增產的一項重要措施。”

趕到人來齊了，我已個別發動起來了八、九名，他們在會上都積極地發了言。黨員任洪福說：“一起先，我聽到冬天搞開山取土我思想不通，認為是干費勁，所以昨天沒干到黑就跑了，這不對。咱們這個山溝地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不改良土壤要想多打糧是辦不到的。我擁護黨的號召，一定要搞好！”楊天德說：“冬天拉土，借着大雪可省勁了，要等明春干那活誰能干得了啊！”樂德說：“有人說地硬刨不動，我看不是地硬，是沒有決心，昨天不也刨了許多嗎？”

根據大家的思想問題，我們又出了幾個辯論題：開山取土，改良土壤能不能多打糧？有什麼根據？天冷地凍能不能搞開山取土？現在搞合適還是明春搞合適？

在辯論這些問題的同時，我們社幹部又反復地學習了山東省大山社冬季搞開山取土的經驗，又請了幾位復員軍人講了戰鬥故事，最後，大家的思想通了。有的在會上下了決心，提出了保證，個個都表示要參加這場戰鬥，並決心戰鬥到底。

當天晚上，各個生產組都召開了群眾座談會，進行了發動。有的小組連夜做爬犁、換牛套、籌備鋤鏟。第二天，全隊出動了四十

多人，十五張爬犁，干起来了。六十挂零的郭大娘，也穿上小靴靴去刨土。腿瘸了十五年沒有下地干活的韓学思，一手拄着小拐棍，一手牵着牛爬犁拉土。这一天虽然家什不凑手，社員上班稍晚了一些，还垫了五亩多地，平鋪黑土二寸多厚。第二天就上到了一百多人，一連干了三天，全队就垫了二十多亩。

开山取土，改良土壤第一炮打响了以后，震动了全八河川。党总支为了在全乡掀起一个冬季开山取土高潮，又組織了全社的男女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到罗圈夹第一生产队开了一次現場會議。

耳听为虛，眼見为实，經過实际参观后，社員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都决心回去大干一冬春，保証把薄地全部垫上土。

打这以后，开山取土，改良土壤的生产高潮，在我們社各地方普遍地开展起来了。我們大干了六十多天，全社共拉土垫地八百多亩，每亩都垫上二十余万斤。

开山取土，改良土壤这条增产經驗在俺們八河川这个大山沟里大大地显示了优越性。过去这八百来亩薄地一亩还出不上三百斤粮食，可是今年平均每亩出了六百五十斤，比原来增产了一倍多。全社总平均产量都超过了“綱要”指标。

关心社员的張文春

中共寬甸县委宣传部长 林 义 祥

一九五六年春天种地的时候，别的生产队干活都很起劲儿，唯独第五生产队社员下地晚、收工早，一天干不多少活。張文春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到这个队来，一边和社员挖稻田的水道，一边和大家唠起来。

張文春說：“你看第一生产队人家干的多猛，你們也得赶上去啊！”

王明生說：“我們能和人家比嗎？”

張文春問：“都是一样的生产队，怎么不能比？”

王明生說：“你看，我們的棉袄都沒脫下来，太阳一晒，身上象个蒸籠似的，还能干活？”

張文春四下一看，除了張紹武爷俩，其余的人几乎都穿着棉

袄，有的人还光着膀子干活。他就問：“你們这个队要都換上单衣服得几匹布啊？”張麟甲說：“往少說也得六匹啊。”

第二天一調查，別的队也有不少社員脫不下来棉衣。当时張文春把这个問題提到管委会上研究，有些委員不同意給社員支錢。有的說：“社里要把这几个錢都支出去，就不用种地啦！”还有的說：“車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社員自己都会想办法！”

張文春一看，部分干部沒把社員生活当回事儿；就說：“社員自己要能解决，就把棉袄換下来了；正因为他們自己解决不了，社里才要給想办法。現在咱們都是高級社，社員把土地、牲口都投到社里了，他們有困难，社里不給解决，他們怎能安心生产呢……”大家一听也觉得張文春說得对，也就沒啥可說的了。当时决定支出一千三百元錢，給社員买布，又把社里四十二口小猪貸給买不起猪的社員，帮助社員开展家庭副业生产。困难問題解决了，第五生产队的社員們就起早貪黑地干活了。

开犁种地的时候，張文春到十三队檢查工作，分支書記周德林对他說：“于万福这个人，是王小放牛——不往好草赶，家里那么困难，还不知道节省。”生产队副队长張凤安也說：“政府救济他几个錢，他买魚吃。可倒好，說他几句还不好好干活了！”張文春記在心里，到老于家一看，确实很困难。提起买魚的事儿来，于万福不高兴地說：“干部別个沒看見，买粮剩下三角錢买一斤半魚，他們倒看見了。”

張文春把事情弄清楚以后，回来就对周德林說：

“老周，他也是从穷日子里爬出来的，你怎么不懂得貧困社員的心情呢！”

“他貧困更不應該买魚吃啦！”

“买几角錢魚吃，也不算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批評一頓，現在他离你远远的。你是黨員哪！”

“……”

張文春看周德林認識到自己不对，就安慰他說：“沒什麼，有缺点能改就是好同志嘛！来，咱們好好談談。”接着他就对周德林說：“……無論做什么事情，咱要和群众站在一堆儿，群众有疾苦，当干部的要体貼他，有困难就帮助他解决。要不，什么工作也做不好……”这一說，可对老周的心了。他笑了笑說：“你說的太对了，要把貧困社員忘了，就忘了本啦。”

周德林向于万福作了檢討。張文春趁机会又对于万福說：“你年輕力壮的，又有一手好庄稼活，怎么听人家說了一句就不干活了，你想想对不对？”

“現在想起米，我也不对……”

当天，于万福就下地干活了。

妇女开荒

路风珍

一九五六年三月間，我們妇女生产队看到别的队都在大量开荒，也有些稳不住架了。

有一天，妇女生产队长就去找生产队于队长說：“上級号召大量开荒，我們妇女不好也开一块嗎？”

于队长問：“开哪块呀？”

妇女队长說：“就开后大望那块唄！”

于队长說：“那能行嗎？都撂荒好几年了，种上能长嗎？”

妇女队长說：“不管怎么样，我們也要开。我想是地就能打粮。”

于队长想了想說：“好，給你們三斗种，管怎么可要把种打回来呀！”

然后，妇女队长又找生产組长研究，又召集女社員开会。在

会上妇女队长把开荒的意义向大家说完，她问我们：“大家说，能不能开成？”

大家异口同音地回答：“能！”

会后，妇女队长就领导我们积极地准备耙子，到山上去摸草。

路上，遇见了男社员于海洋。于海洋看到我们走路这样匆忙，就问：“你们干什么？”

“开荒去。”妇女队长回答说。

于海洋说：“你们还能开荒？我看快拉倒吧，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再加上你们这些兵马，哼，秋后还不打‘一碗两小瓢’。”

我们妇女见他瞧不起我们，就都来火了，说：“你就不用管打多少，秋天再看吧！”

我们这二十多名妇女，有五、六名是刚从高小毕业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对开荒的活都不大会。还有两个小脚的老太太，一天来往上山下山很不容易。妇女队长就耐心地告诉大家开荒的方法，又帮助和照顾年岁大的老人。一天不住闲地教给大家打火道、摸草、烧草……在她的领导下，妇女的干劲十足，一天就开荒地三十亩。

播种开始了，在这样一个陡坡上种地是不容易的。摸沟得退着走，后面又没长眼睛，一不小心就被树杈子绊倒了，到处乱转，因此有的社员就灰心了。

赫振梅就说：“快算了，别费这个劲了。秋天还不知能不能打粮呢。”

妇女队长听见这话，就对社员说：“我们今天开荒，是响应上级的号召，秋天多打些粮食，对国家有好处，我们自己也增加收入，大家不能灰心。……”

经过妇女队长的耐心说服，赫振梅的干劲也就来了。

新开的荒地，草长的特别厚，比庄稼长的还高，妇女们不要命地镰，草也不见少。妇女队长一核计，如果女社员自己镰，恐怕耽误事。因而就和于队长商量，要求调一部分男劳力来帮忙。

男社员到地一看，草这么厚，于海洋又开腔了：“这还有个镰啊！我说你们不行嘛还不服劲，看看怎么样，这草长的比老头胡子还厚！我看趁早算了吧，就算白搭那三斗种子得了。”

姑娘们说：“你不愿干就回去，我们能种上就能镰出来，不用你跑这来说泄气话！”

经大家这么一说，于海洋就不吱声了。

秋后，豆子长得很好，妇女们乐颠颠地去收割。这时有些男社员也来了，于海洋当然也来了。他看到豆子长得这样好，没用别人说，自己就感到不好意思了。有些姑娘走到他半拉，故意叨咕：“我们把豆子拉回去打一打，用小瓢量一量吧。”

有的也说：“我真寻思能打一碗两小瓢呢！没曾想长的这么好。”

这回，于海洋一句话也没有了。

这块豆子打了七石多，妇女们很高兴，于队长也直劲夸我们。

年底，社里奖给我们一面大红旗。

小黑犍牛的来历

張中立

一天，在八河川生产队門口的大道上，有一群小伙子圍着一輛車，笑着講究那條小黑牛。

“嘿，这家伙真听說，怎么摆弄怎么是！”

“哈哈，走这两步还怪带勁呢！”

“看样子能赶上它娘的活！”

“哎，你們可知道这条小黑犍牛的来历嗎？”赵大叔瞅着小伙子們，笑呵呵地問。

“那誰还不知道！”有一个小伙子調皮地說，“大高丽乳牛下的，老黑犍子配的种。”他这一說，逗得大家又笑了一陣。

“不对，不对！”赵大叔一边搖着手一边說：“事虽是那样，可是小黑牛剛下生还遭过大难呢！”小伙子們听他这么一說，便靜下来，

楞着眼睛等他介紹。趙大叔撫摸着小黑牛說：“那是五六年春，腊條窩的十來個人正干活，忽听有人喊了一聲：‘牛崽掉糞坑里去了！’大伙抬頭一看，可不是，大乳牛站在沿上，把剛下生的牛崽掉坑里去了。立時就有人罵起來：

“‘倒霉的乳牛真會找地方，偏在那兒養！’

“‘完了，這還不得灌死！’

“‘快，快，快往外撈還趕趟！’

“可是，大家只是瞎吵叫，却沒有人去救它。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一跳八丈高，沖出窩門。大伙一看，他是隊長李富山。只見他几步跑到坑邊，二話沒說，就跳進坑里去。當他把小黑牛救上來時，他的身上已經成了大糞葫蘆了。李隊長的老婆知道了這件事，就埋怨他糟蹋了衣裳。

“你猜李隊長怎麼說？他說：

“‘衣服值幾個錢，牛值多少錢？再說，衣服是自己的，牛是合作社里的。’”

小伙子們听完趙大叔的話，感動的了不得。瞅着小黑牛，李隊長那令人欽佩的面孔，立時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第一座鉛矿

梁凤春口述
水軍整理

轟！轟！轟！

同志，你听，俺社黄波罗沟鉛矿又开始放炮了。

提起开采这座鉛矿，我还得从一九五七年冬天說起。

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五七年腊月十五那天，不知道張主任到下甸子办什么事，在沟門的岔道上，我們俩走了个碰头。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說：“梁大爷，为了发展工业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設，增加社的收入，我們社来年要大量开矿。你是咱們这个地方的老戶啦，你要知道哪个地方有什么矿石，赶快告訴我，咱們好組織人开呀！”

人老了，記性不好忘性大，过去的事急忙想不起来。我就告訴張主任，等我回去好好想一下，想起来就去找他。

一天早晨，外面下着小雪，我拿了一条小繩到黄波罗沟里去檢

柴禾。走到老高家房后的小平台，心里格登一下，想起了一段事：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光着屁股在这小平台玩的时候，那帮开矿的家伙们嫌我挡害，弄了一根小条子把我屁股都打起道子啦。

我站在小平台上，瞅了一气，虽然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这地方已经长起了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我还记得，那铅矿坑口就在那个土包底下，于是我就决定找张主任报矿去。刚一抬脚，看见了捡的那捆柴禾。我知道开矿山是为了大家，为了社会主义，所以把柴禾撂下，顶着大雪就走了。

雪，越下越大，打的我不敢睁眼睛。一双老猪皮靴冻的巴巴硬，走道一点不得劲，等我到了乡里，已经晌午多了。

张主任蒙着头，在炕上躺着。有个同志不让他惊动他，说他得了重感冒。但是张主任听说我来报矿，一骨碌就从炕上爬起来。

他头一句就问：“梁大爷，什么矿？在哪个地方？”

看他那性急的样子，我马上把黄波罗沟铅矿的来由对他说了一遍。

“你马上领我去看看好吗？”他说着，下了地就要往外走。

我急忙扯住他说：“张主任，今天飘风扬雪的，还赶上你病了，咱们改日再去吧！”

“不，为了实现工业化，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点小困难算不了什么。”他说完，就和我顶着大雪走了。

雪下的一阵比一阵大，过半晌又起了大北风，把道飘平了，一点道眼也没有。张主任病好几天了，腿有点不好使唤，走起道来跟

头把式的。

我看看他喘气都不均匀了，劝他等以后再去看。他仍旧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他说：“不探清黄河多深我是不能死心的。”走了半天，我领他爬上了一个陡坡，终于到了地方。

他四周端量了一气，说：“好，咱们掘开看看。”我一伸手，什么也没拿。咳！人忙无智，来的时候怎么没拿把镐头呢？我埋怨开自己。张主任一看没有镐头，他哈下腰就用两手扒起雪来。扒呀，扒呀，一气扒有两间房子大，发现有铜盆大一个小窝。他又细细地往里头扒拉几下，看到了一块手指甲大的小铅石。他简直象得了金宝蛋一样，看过来看过去的。我又帮助找了几小块，他包了又包，揣在兜里。带回乡去，经过技术员鉴定，质量很好，含铅量百分之七十。党委决定马上组织人开采。

这个沟里有位老张头，听说社里要开这座铅矿，他就对张主任说：“我是这个沟里生的，这个沟里长的，对这个铅矿我知道底细。在老中华民国的时候，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开过，干了半年，他们说矿苗扎的太深了，开不起，就都走了。伪满时，小鼻子不服劲，派来一大帮工人，又弄来一些什么抽水机、鑽探机。没干上两个月也累跑了。叫我說你快消消气吧，有那份本钱不如趁早搞点别的。”

张主任知道小鼻子他们都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对老张头说的这番话，都当了耳旁风。

第二天，在附近生产队里抽出了十名体格强壮，有开矿经验的

小伙子，順着老坑口挖起来。两天沒到黑，挖出了水。四、五个人光往外打水也打不干。

力沒少出，勁沒少費，两天沒挖出一块鉛石。有的說：“人家老張头早就說不行，可是咱們不信，这不是白費勁嗎？”

但是張主任却始終沒有泄勁，他一边带头挖壕放水，一边耐心地教育大家：“开矿山，不是象你們想的那么容易，揭开地皮就拿貨。我們必須放长綫釣大魚，干两天半就灰心了，那怎么能行！”

大伙在張主任的鼓舞下，都点了头。張主任又領着大干了六天，发现两条半尺多寬、三寸多厚的矿苗。人們高兴了，“碼”着这个头大干起来。两天的工夫，就取出来矿石一千多斤。

老張头听說鉛矿开成了，起初他还不信，直到亲自去看了一趟，才大吃一惊地說：“真了不起呀！要不是共产党領導，这矿山一輩子也开不成啊！”

我們火車头农业社的第一座鉛矿，就这样誕生了。

一場辯論會

楊天德 王忠山 口述

永軍 整理

一九五八年春天，正是全國各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大躍進的時期，忽然從小蜂蜜溝第三生產隊刮出來一股冷風：說現在的生活是“老太太過生日，一年不如一年”、“糧食不夠吃”、“黑手掙錢白手花”……。

這股風把這個生產隊刮的烏煙瘴氣。社員們的生產勁頭開始一天比一天低落了，出勤的人數下降，勞動效率不高。全隊三十多名男女勞動力，每天參加春耕生產的只有十五、六名。哪一天都有四、五個社員背着口袋，跟着隊長屁股要糧食，鬧的人心惶惶不安，影響了春耕生產。

黨支部經過研究，決定三月五號晚上召開群眾大會，進行鳴放辯論。

社員來齊已經是點燈一大后了。有的社員背後噙噙咕咕地說：“今天晚上開會李老爺子（李雲澤）一定能講一通。他對政府有不少意見，聽說白天就作好了準備。”還有的社員接着說：“冰凍三尺不是一日之寒。他打早就有股火，憋了一肚子氣，這回可是他出氣的時候了……。”

果然叫大家猜着了。會議一開始，李雲澤就打了頭炮。他理直氣壯地說：“政府制定的這個糧食政策真怪，一個人就給四百八十斤，那能夠吃嗎？俺們四口家都是大人，全家才分了一千九百二十斤糧食，現在還不到四月，糧食就快吃光了，這不是要活活把人餓死嗎？還叫我兒子出民工帶一部分糧食，那我們家的人就得吃草！”

富裕中農李景連，聽李雲澤說的挺硬，句句都挺咬“木”的，站在一旁亮起了高嗓門。他說：“老李說的對，一個人分四百八十斤糧食就是不夠吃。別說李雲澤家都是大人，我家十六口人，八個小孩，分那一頭子糧食也同樣不夠吃啊！”還有的富裕中農說：“現在這個社會就是折騰我們這樣的，有些人倒得了便宜。”

李雲澤一聽有人在支持他，更有了依仗，越說越有勁，真是沒有個完了。

這時，很多到會的社員，聽出了李雲澤一些人的話不對勁，紛紛進行反駁。共產黨員任洪福第一個發言。他說：“李雲澤不僅對糧食政策不滿意，他對合作化也不滿。頭些日子鄉里決定他兒子出民工，他說：‘我們自從參加合作社，日子過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現在連棉衣都沒換下來。要叫我兒子去出民工，我就叫他穿這件賣狗肉的棉袄去干，給火車頭社丟丟臉。’你兒子本來有單衣，你不給他穿，偏偏叫他穿破棉袄去，你這不是誠心破壞合作社嗎？”共青團員閻國忠又接着說：“因為他是地主，生烟斷不了辣氣。他還說過：‘現在這個社會是黑手掙錢白手花，一天干點就行唄。’結果有的社員不缺糧也跟着吵吵，這股風就是他吹起來的。”

發言的人越來越多，李雲澤的神色也一陣比一陣緊張。

起初，他仍舊堅持自己的看法，對大家揭發出來的問題絲毫不承認，大家說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并幾次起來反駁說：“共產黨做事就是怪，弄一些事不合理還不讓人家說，一說就是什麼造謠、破壞的。糧食不夠吃不是我一家，就打着我們把糧食浪費了，那麼別人也是浪費了嗎？我說是天不怨地不怨，就怨分的少。我們自己種地的時候，多咱也沒缺過糧！你們別扯東拉西的，我看你們是誣賴好人，少扣那份帽子，我不接受……”

他的話還沒完，就有二十多名社員舉起了拳頭要發言。掌握會場的支委幹部，考慮了一下，叫徐文友先講。

徐文友是貧農成分，和李雲澤住隔壁。這人的性體象大姑娘一樣，從來不知道怎樣叫發火，見人不笑不說話。可是這回聽了李雲澤說的那些話，氣呼呼地站起來說：“我看大家提的意見都對，並不是扣帽子。就拿糧食來說吧，從新糧下來他就喂鷄鴨、圈肥豬，大操大辦給他兒子娶媳婦，把糧食都造光了，還吵吵標準低不夠吃。大家看看他這是安的什麼心？”

閻國忠說：“李云澤，你說你家大人多，糧食不夠吃，我家也是四個大人，和你一樣，可是我們家分的糧食不僅夠吃，而且還有餘，你說說這是怎麼回事？”

女共產黨員、生產隊長張玉珍說：“李云澤，我看大家給你提的意見一點也不屈。前些日子，我到你家找你兒子媳婦下地干活，她說：‘我爹不讓我干，他說咱們家人口少，我們爺倆干點夠吃夠穿就得了唄。’她听了你的話，就一天活也沒干。”副隊長王明禮又接着發了言。

辯論會一陣比一陣緊張，不少人都站起來舉着拳頭爭着發言，掌握會場的人站在凳子上主持着。百余雙眼睛瞅着李云澤，他坐在那一聲不響，低下了頭，滿臉出虛汗。

富裕中農周福云、姜信玉和趙景連，听大家說的事事有根，處處有據，坐在一旁沉不住气了，都站起來作了檢討。趙景連說：“我家的糧食確實叫我浪費了，可是我看李云澤吵吵的挺歡，我也跟着喊起來。經過大家這麼一說，我這回可認識到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從今天開始，我一定好好干活。”

李云澤看看支持過他的那一伙人都作了檢討，並表示了決心，他也在事實面前低頭認罪了。

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說：“我！我是個壞人，大家說我破壞糧食政策、對合作化不滿等我都承認。我確實吃剝削飯吃慣了，現在總覺着不大得勁。糧食叫我糟蹋光了，我尋思趁着這個青黃不接的機會，若把糧食不夠吃的風吹起來，上級信了再供應點那有多

好啊！哪知道，大家眼睛是亮的，把我老底就擱出来了，再瞞不住了。請諸位原諒，今后我保證眼从領導，老老实实地干活，請大家監督。”

啼鳴的雄鷄張嘴了，參加辯論會的社員們都瞪着雪亮的眼睛，仍然爭着發言。一直到外面快放亮了，領導才決定辯論會到此結束，黨支部書記對這場辯論會作了總結。他說：“經過這場擺事實講道理，大鳴大放辯論，大家擦亮了眼睛，弄清了是非，駁倒了以李雲澤為首的吹冷風這幫傢伙。我們今后要加倍努力，搞好生產，提高警惕，防止他們的破壞活動。”

會後，李雲澤怕政府處理他，就裝瘋賣傻起來。一早晨，人家都穿着棉袄挑糞，他却拋下了棉袄光着膀子干。別人弄鉄鍬挖大糞，他就去用手抓。休息時，不是拿起帽子當小鼓跳大神，就是到地里扭大秧歌。起初，大家尋思他得了精神病，有些好心人就到處討方給他治療。時間長了，大家看透了，原來他是裝瘋賣傻。打那以後，誰也不理睬他了。黨支部還召開了幾次群眾小組會，讓大家提高警惕，注意李雲澤的說話、行動。

有一天，社員都在地里挑糞，他干了一氣，把挑筐一擡跑到了糞堆跟前，特意耍了一個鬼臉，讓大家注意他，這時，他上去一把抓起一塊糞，瘋瘋癲癲地往嘴里填。

社員們看他吃起豬屎了，都拍手大笑。他見沒人啦，尋思尋思又把豬屎吐出來。還大聲号氣地吵吵：“唉呀！唉呀！不好吃，太粗了咽不下去！”

过不几天政府根据事实，给予李云澤管制生产一年半的处分，并警告他不准再装疯卖傻，扰乱生产秩序。

从那以后，他的病也好了。



稻 苗 的 秘 密

公社主任 丁世荣 口述

張放 整理

一

一九五八年五月初旬，我到下甸子生产队去检查春耕工作。

一路上，看到社员们在田野里愉快地劳动着，不时地，从四面八方传来朗朗的笑声和歌声，我的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有时心情又很沉重，脑子里老是翻腾着党委会上的情景：为了保证粮食增产，社里计划种二千亩水田，乡党委提出四早：早畦苗、早整地、早插秧、早灌田，全部稻田必须在二十日前完成插秧任务。这个任务能不能按时完成呢？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到了黄波罗沟门，一抬头，看见十九队的副队长张显和扛着把铁锹，慌慌忙忙地向我走来。

我急着想了解一下插秧的情況，忙問：“喂！老張，你上哪去？”

他一楞，站住了，一看是我，就湊過來，“嘿！嘿！”的笑了兩聲，便搭訕着說：“我上生產隊去鏟苞米！”

他一邊說着，一邊從肩上放下鐵鍬，接着又眨巴眨巴眼睛。

聽說他要去鏟苞米，我心里好笑，還沒聽誰用鐵鍬去鏟苞米呢！

“稻苗有幾寸高了？可以栽了嗎？”我試探地問。

他轉悠了一下腦袋，慌忙地說：“丁書記呀，小苗才一寸多高，現在栽還不行。”

“為啥才一寸多高？”

“俺們還沒敢喂硫安呢。”

“為什麼還沒喂硫安？今天八號了，要照你們這樣做，二十號也栽不上啊！”

沒等我的話落音，他就搶過去說：“你這就不明白了，小苗要追上肥，就象氣吹似的長，硬催人，這樣一來俺們隊的活計就好趕不開了！”

接着，他就象放機關槍似的數起活計來：“二十間豬舍沒蓋、二樣豆子沒播……”

說完他就象叫火燒了似的把鐵鍬提起來又放下，就好象有什麼苦衷怕別人不知道，又怕別人知道似的。

不聽便罷，一聽我心里可就塞滿了疑團，感到有些不對勁兒。都說他擺弄水田有一套，是個種水稻的老把式，但是，聽他說的這些話可不在行，沒聽說過，為了趕活計，就不給稻苗施肥……

“这可是早种一天，早收十天啊！……”我正想着，忽听他说声回头再唠，一溜烟地朝沟里跑去了。

我心里正在纳闷，转过山头，便到了十九队的稻田。我一看，瘦弱的稻苗刚够一寸，有的小苗已经枯死了。心想：这是队里的活计多，他们安排不当，主次不分，造成混乱？还是技术不到，还是其他原因？……

稻苗的秘密在哪里呢？

我决定去找看水员谈谈，深入了解一下。

二

当我走到十九队稻田的时候，看水员于永贵正在往池子里放水。

他看我来了，就指着瘦弱的稻苗，气愤地述说起来：“看！这哪象稻苗，都赶不上野草！”

“为啥这样呢？”我问。

“我看这是诚心拆合作社的台！”

他一边指着稻苗一边说：“二十队的稻子和我们一天种的，条件也一样，俺队的怎么就长不过他们的呢？要我說，什么也不怨，就是张队长的毛病！”

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那不明摆着。”

我往前凑了凑，老子可就打开了话匣子：“要想叫小苗长的

快，得喂硫酸，上級号召每亩粳地追二十五斤到三十斤。可是我們一斤也沒有追。大伙一看小苗长挺大了，还没追肥，就问張显和：‘苗子不小了，得追肥了，要追晚了就使不上劲了！’可是張队长脑袋搖得象貨郎鼓似的說：‘你們长眼睛干什么？没看見队里那大堆活計嗎？要是追上硫酸，小苗見风长，上級再一催，你們是栽粳子，还是去坡二槎豆子？再說才计划的二十間猪舍，你們去盖呀！我是队长，我說怎么干，就怎么干。’

“結果，別个队的稻苗已經二寸多高了，我們的才一寸来高，弄得胎瞎，还關个人等活！”

老子說到这，住了一会，他又領我去看另外一块池子。

我跟他到道西一看，有二亩粳芽，比道东这块还糟，就是沒有人蒔弄，也不会这个样子。他說：

“就拿这二亩粳芽來說吧，种子在水里剛扭芽，張显和就說：‘粳子得了棉腐病，要不赶紧想办法就完了！’

“我說：‘撒点沙子和小灰不就行了嗎？’

“可是队长他說：‘那不行，得排水晒田。’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小芽这么点，白天一晒，晚上再一冻，还不得完蛋！可是队长他把眼睛一瞪說：‘我叫你閉水，你就閉水，別乱跟着噲噲！’接着，他又質問我为什么不服从他的領導。

“俺小胳膊擰不过大腿，晌午就閉上了水。到半过晌一看，这二亩地的粳芽子大部分都給晒死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又去找他，告訴他粳芽晒死了。他听着連理也沒理，只哼了一声說：‘干

什么大惊小怪的，晒死两亩稻苗有啥关系！’当时把我气的，真想揍他几拳。”

我听完，又气愤又怀疑，张显和为什么故意要把稻苗晒死？这天，我在十九队呆了一下午，了解了很多情况。

三

张显和把队里的稻苗晒死了，这件事很快就在队里传开了。社员们议论纷纷：张显和种水田很有经验，就因为这一点，大家才叫他负责哇稻苗。他过去种水田没有瞎过，为什么正在大跃进的时候出了差子呢？这里一定有问题，咱们得和他辩论辩论，是非曲直要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我把群众的意见向乡党委作了汇报，党委经过研究同意群众的要求，决定开个辩论会。

五月十二日晚上，十九队开起了辩论会。屋子里挤满了二百多名社员和乡、社干部，两盏明晃晃的大吊灯，把屋子照得雪亮。有的人三三两两地在说着什么，也有的人，坐在炕上吱啦啦地抽着烟……

人到齐，我们就把群众的要求向大家宣布了。辩论的题目是：十九队和二十队，都是一股水，一块地，一样的品种，一天下的种，为什么稻苗长的不一样？

屋子里立刻沸腾了！

有的人说：“就怪张显和不讓往田里追硫酸！”

張显和一听說怪他，忙辯解說：“父老兄弟姊妹們，我沒讓追
疏安这一点，不用大伙提我也承認。不过，咱們可得說明白，我是
怕队里活計赶不开，才沒讓追的。这也是为了社呀！”

社員一听他的話，就知道是昧良心，有人反駁他說：“队里什
么活赶不开？你說說，二槎豆子再有两天就垅完了，現在你就是放
手叫小苗长，它也长不大呀，一大堆人正在等活做呢！”

有的人接着說：“过去咱們都是谷雨后套犁杖，今年沒等到谷
雨就把大田种上了，比过去早七、八天，現在还有什么活忙不过
来？”

張显和抵賴不过，便訴起苦来：“我为大家办事，有多忙呀，一
天到晚脚跟直打后脑勺，誰还看不見？工作有了点毛病，这都怪我
当队长的做工作馬虎，缺乏經驗，我想大家会原諒我的！”說完他
还皮笑肉不笑的“嘿！嘿！”了两声，又向四周扫了一眼，想看看反
映……

社員王永貴忽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他說：“你別打那个官腔，
你說你沒有經驗，这是胡說。誰不知道你在伪滿时就摆弄梗子，你
单干时畦的梗芽子，綠油油的，那时候大家都爭着用你的……”

于武林从人群里站出来說：“張显和倒是挺忙，可不是忙活队
里的活，他成天在家收拾那点自留地、园子。这还不說，还叫姜万
生耽誤两天工，給他拉一車土豆，到鉛矿去卖。”

李起良气的干咳嗽了两声說：“張显和你胡弄誰呢？种几天
稻子的人誰不知道，从前咱們在一块畦稻苗，往地里放水时，白天

得淺灌，晚上再深灌。我當時問你這是爲啥？你說，白天淺灌叫日頭一晒，泥土熱潮，苗願意長；晚上深灌防寒。今天你給社里看水，爲啥白天放深水，晚上放淺水？”

大吊燈的火苗，跳動了兩下，屋子裡的空氣越來越緊張了。

有的人站了起來，直往前擠。

“張顯和你有什麼理由說出來，我們和你擺一擺！”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我……我那是……”他說一個理由，群眾就給駁倒一個，以後你再怎麼追問，他也不吭聲了。

大伙一看他要耍死狗，就換了一個題目和他辯論。這時一位老社員站起來說：“張顯和我問你，你入社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還留下一頭牛和一輛車不入社，成天叨咕要退社單干？”

這件事有不少人知道，可是從前誰也沒有注意。現在看來，這不是留後手和社里兩條心嗎？

這麼一提，張顯和可吃不住勁了，忙辯解說：“我和社里是一條心，咱可沒有三心二意！”

“不是三心二意，你為什麼故意把稻苗給弄壞了？”一個社員站起來進一步追問。

“我沒有！”他回答。

“沒有！我再舉一件事問問你張顯和，我們自己的稻種出苗率不高，社里從台頭子換來了一批好稻種。可是你下了個狠毒計，把台頭子的好稻種當壞稻種賣掉了，用我們的壞稻種頂替，結果出芽

率很低。你这又是为什么？”

这件事是社員們最近調查出来的。大家一听到这个阴谋，真是愤怒填胸。这样的人，我們为什么选他当队长呢？真是瞎了眼睛！

这个教训是很沉重的。去年，第十九队选張显和当队长时，只是想到了要扩大水田，看到了張显和有种水田的经验；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根本未加分析。政治没挂帅就等于是白眼瞎子。

張显和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和我們有杀父之仇，他的叔叔是国民党大团的，他兄弟当伪保长，无恶不作，土改时被人民政府处死了。为了这个，張显和日日夜夜想报仇，想搞垮合作社。可是我們却認為地主斗倒了，大社办起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选了他做队长，这是多么危险的想法和做法！

到会的社員們都暗地里痛心，怨恨当初。

这时候，社員張德山、于永贵等从人缝里挤出来，站在張显和面前，指着他的鼻子一点一滴地揭发他，并叫他把阴谋讲出来。

在人民面前，張显和流着汗，低着头说：

“水田是社里的命根子，要把水田搞垮了，大家准散伙，这样一来，合作社自然垮台，这就解了我的恨。”

在众目睽睽之下，張显和现了原形。

張显和被判处了徒刑。从此，稻苗的秘密就被揭穿了。可是这一教训却永远留在社員們的心里。

繁荣幸福的人民公社

丁世荣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在灌水搭起了高大的牌楼，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庆祝火车头人民公社的成立。

这个火车头人民公社，包括原八河川、栢林川、台头子、双山子、样册子、灌水等六个乡的火车头、光辉、美满、光明、向太阳等六个农业社。土地面积六万多垧，人口四万二千多名，耕畜七千余头，车辆七百多台。从此，原火车头农业社就象一个汇合了九沟十八岔的大河，越发展力量越雄偉了。

根据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公社成立后，就在大边沟等地开采了铁矿三处，在双山子等地开采了煤矿二处，扩建和新建了灌水、双山子两座水电站，还办了机械修配厂、缸窑厂、油米棉联合加工厂、被服厂等多起。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

的高潮到来以后，全社六个作业区有五个建立了炼铁厂，有一千多名钢铁大军，日夜苦战。

此外，还买了五台万能拖拉机，开办了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的农林专科学校，建立了小型医院，并普遍地建立了民兵组织。

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全社基本上实现了集体食堂化，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半供给制。普遍建立了敬老院和幼儿园，男女老幼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从此，贫困、沉静的山区，也繁荣和热闹起来。白天黑夜，小高炉的火光冲天，工厂和拖拉机的声音震动四野，民兵下操和学生的读书声，白天黑夜不断。……山区的新生活真正开始了。

我们这里，虽说是“八山半水一分半田”的山岳地带，但是却具备了許多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

境内有牛毛生河、颍河、北古河等三条大河，一年四季清水常流。山中丛生林木，多为用材林和经济林，并盛产水果、药材和野猪、熊、豹子等野兽。地下有取之不尽的铜、铁、铅、煤等矿藏。因之，是一个资源丰富、生产潜力很大的地区。发展的道路是非常宽广的。

今后，我们将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利用山区的特点，促进山区经济全面的更大的发展。

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到一九六二年，粮食亩产将达到六千斤，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三百八十多。到一九六二年，厂矿达到一百四十多座，产值将

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元。还要大力植树造林，使山区全部綠化香化。开展养蚕、养蜂和养猪、养羊、养魚等多种經濟事业。此外，还要建立十七年一贯制的大学三所，为山区建設培养人才。建立中型医院和中西医联合医院七所。建立电影院六所，业余剧团三十处。

到那时，平均每年每人将有粮食四千三百多斤，布匹四十尺，肉食(猪、牛、羊肉)一百八十斤，鷄蛋三百六十五个，水果五十斤，油、糖各二十六斤……

这并不是什么遙远的希望，而是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壮丽图景。只要我們在党的领导下苦干、巧干、实干，四年后，我們山区的面貌就能彻底改觀，人民的生活就会空前提高。那时将是：

高山远山森林山，
低山花果柞桑蚕。
畜牧事业大发展，
凤飞鳥鳴百兽全。
生产照明挑电化，
运输汽車跑全川。
薄地变成粮谷仓，
增产粮食万万石。
区区队队有学校，
文化生活普及全。
肉蛋糖果天天吃，
衣服被褥堆成山。

山区人民生活好，
子孙幸福万万年。



一窩蜜蜂的故事

李樹仁 口述

洪 運 整理

這件事得從頭上說起。

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初幾的一天傍黑，我從東門外搞深翻回來，已經點燈一大後了。走到堡子裏，聽到大道上有幫人在那大聲號氣地吵吵：“這匹馬算完了，什麼方都治到了也不見強，就得等死了。”

我把鐵鍬送家去，也沒顧得吃飯就跑去了。車老板呂玉山手扯着馬繮繩，眼淚汪汪的，老半天喘口粗氣說：“馬呀！你到底是得什麼病了呢？咳！我這台車若是缺了你就完了！”

“什麼病？治不好了嗎？”我一邊喊，一邊擠到了前面。社員們說：“李主任來了，李主任來了，快叫他給想個辦法吧！”“別說李主任，就是你把活神仙請來也不趕趟了。”站在黑影裏的一個人

插嘴說了一句。

牲口病的确实挺厉害，躺下起来的沒有个老实时候，渾身是汗，豆粒大的汗珠水点滴。車把老呂，蹲在一旁，兩只手撫摸着馬耳朵，流下了热泪。他看我去，吃力地把牲口拉起来，拍打着大馬，沉痛地說：“这馬白天还好好的，傍黑才看出病，我从車上卸下来就張罗着治，什么方都治到了，到老沒見回头。唉！”老呂的話還沒說完，馬又倒下了，四腿直撓抓，是地方都哆嗦。有时抬起头来，看看周圍的社員，象叫人們搭救似的。我看馬遭的那樣罪，心里象刀絞的一般。当时，我也蒙了。“怎么办呢？看也看不透，問它它也不会說，能眼瞅着叫馬死了嗎？”我自言自語地叨咕着。

那时，已經是二、三更天啦，社員們一个个都回家睡覺去了。周圍还有几位养活过馬車的老头，細細端量着病馬的动向，議論着。这馬是“水腸阴”？看样子不象，是伤水了？也不对。驟馬經常得的几种病，大部分数念到了。有位老头，端量一大气，突然說：“看它两条前腿勾勾的样子，就象是‘前結’病似的。”“前結”！我听到这一声，就象三伏天吃根冰棍一样，从心里亮堂。我馬上追問了他一句：“什么葯能治好呢？”車老板說：“如果真是‘前結’的話，蜂蜜有效。”可是上哪去弄蜂蜜啊！要是到蜂場去拿，什么都凉了。社員家里养的蜂子也不到割蜜的时候，現在用蜜就得害一窩蜂子，那誰能干呢？

我想了一下，沒来得及說別的，一气跑到家，到窗戶底下抱起了自家的大蜂桶。但是，剛一跨門坎，過上了我爹，差点叫蜂桶碰

个跟头。他一把扯住了我：“你毛毛楞楞地抱它干什么？惊动了蜂子好不願意做蜜啦。”我急忙放下了蜂桶，把社里那匹大鉄青轅馬有病的事，簡單地說了一遍。老头火了，他說：“治不治馬我不管，动我这窩蜂子可不行。”說着，抱起蜂桶就要往外送。我一看不好，連忙上前往下夺。他气呼呼地放下了蜂桶。我寻思这回可有門了，拿起了大鏟子就要去掘，誰知他又把住了我的手，还是不讓动。我急的两眼直冒火花，怕治晚了，大馬的命难保。可是我爹慢慢騰騰地又点上了一袋烟，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翻起小腸。

他說我自从当上干部就不管家了，家有点什么东西都往外倒騰。又說，去年把一把新大錘借給社里修大堤，使喚一陣，就剩个錘子头了。他还說：“过去咱們养活十来窩蜂子，哪年都收入个百八十元的。这二年死的就剩这一窩了，你还想給我禍害了，打算讓我的蜂子絕根呀！”

我爹越說气越大，勁越足，把前八百年、后八百年的事都翻出来了。馬在外面要死要活的，我哪有心听他叨叨！我插上嘴說：“爹，你老忘本了，你忘了过去領我討飯吃的穷日子了！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我們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我們現在是合作社的社員，自己当家作主，給社里的馬治病用窩蜂子你还心痛！你不想想，一窩蜂子才几个錢，这匹大轅馬能值多少錢！”

一开始他沒有听进去，我說一句他有八句在那等着。以后我提起过去和現在的生活情形时，他低下头，巴嚏巴嚏地一个勁抽烟，一声不吭。住了一会儿，他漸漸地抬起头，一会看看我，一会看

看凳上的那窩蜂子。

“李主任，你倒趕緊的呀，大馬躺在那一陣不如一陣了。”隨着喊聲，進來一個人，是車老板老呂。

我爹看老呂進了屋，忙從炕沿上站起來說：“呂爺們，這都怪我，依你大哥早就把蜂蜜拿去了，我思想不通，我們爷俩頂了兩句嘴。不用多說了，快快拿蜂蜜治牲口要緊。”

我听了這話，心里象開了花似的，和呂玉山樂顛顛地端了一盆蜂蜜跑去給馬灌上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馬的肚子嘩嘩直响，一陣比一陣精神，想找草吃。

這時，老呂乐的咧着大嘴在街上吵吵開了：“同志們，李主任的一桶蜂蜜把咱們的大馬治好了，你們快來看吧！”社員們齊忽拉地跑來，看見大馬在槽子里吃草，高興的了不得。

從此一窩蜂子救活一匹馬的故事就傳開了。

鋼鐵“卫星”飞上天

崔景学 口述

于国君 整理

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們半拉岭子在大開鋼鐵生产的时候，有一天，我上八河川作业区办事，途中遇着了灌水乡党委乔书记。

一見面他就說：“老崔！鉄矿石准备的怎样啦？你可要知道，离发射‘卫星’的时间仅仅剩五、六天了。怎么样？有把握沒有，还有啥困难？”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保証把鋼鐵‘卫星’送上天，你瞧好吧！”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他那双大眼睛打量我一下，笑了笑，說：“老兄，你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你忘記了嗎？你們和样册子作业区燒結鉄的任务是三百吨哪！可不能小看这个数目字啊……除此而外，你們还担負灌水、双山子作业区鉄矿石供应的任

务呢，光你这里发出‘卫星’是件小事儿，怎样保证把火车头人民公社的‘卫星’发射出去是大事。”

“要矿有矿，要大柴有大柴，只要多来几个人，可以说没有什么困难。”

“好吧！你和韩金华副主任好好把任务安排一下，你们要什么，可以供应什么，保证一切给钢铁让路就是啦！”

就这样，我们就分手了。

在回来的路上，看到窑上的小土高炉群，我又想起了王钦祥。

王钦祥是个炼铁技术员，今年八月才从县里学习炼铁回来。那时焦子已经用尽了，不能用淌铁水式的小土高炉了，我们就换用河北省的大开门炉子，用煤炼。

这位热心于炼铁事业的技术员，废寝忘食地精心琢磨，用煤炼是一件新事儿啊，可不能含糊。

有一天，他一早就在小土高炉旁边，看着三个小土高炉。为了使风力加大，一个炉用两个风匣送风。炉子生着了，冒出浓厚的煤烟。装矿石的时候，有的工人就说：“这个煤烟怎么臭哄哄的，熏人呀！”可是王钦祥还是坚持着，一箱一箱地把铁矿石投入炉内。第一炉装好了，他从脚踏板上下来，一手扶着土炉，吆喝了一声：“王排长，我不行了，你看这个炉子还少两箱铁矿石，那个……”这时光看他嘴一张一闭，象说什么似的就斜歪在小土炉旁边，眼根往上翻，直流口水，脸色苍白。

王排长知道王钦祥是煤气中毒了，他急忙组织人，抬到八河川

医务所去治疗。

当他苏醒过来，抬他的社员要往回走时，他还看了看大家，说：“排长，那两个炉还没装好呢，让周庆和他们，把那个装两箱，另一个装一箱。……告诉大伙不用挂着我。”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当领导同志去看他时，他还问：“韩主任，昨天我要那两车砌炉门的砖拉去了没有？”韩主任说早拉去了，并安慰他，叫他好好休息，不要挂念炉子上的事儿。

但是第二天说什么他也要出院，谁劝也不行。因为人们都知道，用煤炼铁这还是头一遭。上次县里评比时我们落在最后。张文春同志为此曾抱头大哭一场。这次，谁能不着急呢？……想到这里，“三百吨”结铁的任务又在脑子里翻腾起来了。于是我就加快了脚步。

深夜里，韩主任、张支书、王钦祥……我们几个人在一盏小火油灯下开会，部署人力，任务落底，保证“卫星”飞上天去。我刚刚把乔书记的指示说完，在坐的同志有些人就坐不住了，都要争着说几句。

“这么重的任务，可要咱们的好瞧哇！咱们炼了一秋铁，才搞出三十吨结铁，这一下子就要三百吨！打明天起，得陆续增人，建大炉，用大柴炼，咱们领兵的也一定要做好指挥！”韩金华主任说。

王钦祥抢着说：“用大柴炼铁，光听说过，既没见过，又没试过，咱们得先搞一炉炼炼。如果领导同意，我就担任试炉这个任务。”

大家兴致勃勃地爭論了好長時間，看來領導上的干劲是足了，分工明確，部署完畢，決定明天在礦坑附近建土爐。

第二天，建爐開始了。有的社員一邊干活，一邊吵嚷：“這不淨扯蛋嗎？用焦子、煤都煉不出鐵來，還想用大柴煉！用大柴能煉出鐵，還用鞍鋼干什么？”也有的叨咕：“頭一上手建小土高爐，用耐火器材、用磚，弄的華華堂堂的都淌不出鐵水來。這回弄些老石頭砌的就象破房身似的，那能出鐵嗎？”

我對王技術員說：“小王，你聽見了嗎？要細點心，好好建，一定要打響這一炮啊！”

“崔書記你放心，一定沒問題。”小王說。

兩天的工夫，建起了兩個能冶煉二十五噸鐵的土爐。建成后，就開始裝爐。先用毛蒿子將爐底鋪好，擺上一層厚厚的干柴禾，再放些濕柴，上面放一層有拳頭大小的鐵礦石，然後再鋪一層大柴和礦石。……就這樣一連鋪上六層鐵礦石，緊上面用柴禾棵子壓上，小王就很伶俐地挨個風口把火點着了。被小風一吹，這爐子燃起熊熊的烈火。

社員們的眼睛都在盯着這個爐，是成功，還是失敗呢？我和王欽祥不放心地一会儿就看看。半過晌，小王吵吵起來：“快來看啊！滴鐵水了！”大家轟一聲就把爐子圍上了。順風口望去，哎！可真滴鐵水了。張鳳全不緊不慢地走過來問：“在哪呢，是真的嗎？”小王用木棍扒拉出一滴涼了，砸碎了說：“在這呢，你看吧。”

“可真是結鐵。”張鳳全說，“老崔，我不瞞你說，這兩天我跟王

技术員身前身后干活，一声也沒吱，心里总是不大信，这回出鉄是肯定了。現如今的事儿，可不能不信哪，只要是敢想、敢干就行。”

“老張，光相信出鉄不行，还得把‘卫星’发射出去呀！”

“崔書記你瞧着吧！”張凤全說完，轉過身撒腿就奔爐子跑去，撥辣辣地干起来了。

太阳落了。火苗显得更紅了。从爐口望去，鉄水由紅变黃，由黃变白。听起来，就象开鍋的粥一样，发出呼吃呼吃的响声。

十一月五日午前，在响水沟炼鉄工地上，召开了誓师大会，坚决把三百吨鉄完成！我們把两个炼鉄突击队，共六个排，分成三路。各級领导亲自挂帅，向“矿、柴、燒”开展了猛烈的进攻。采矿突击排喊出：“猛攻鉄矿石，保証爐粮余！”滿山遍野的野战突击排，抡起大斧間伐林木，有扛、有撈，奔波在工地上。建爐冶炼队，設計、运料在和时间要鉄。

“卫星日就是明天。快装啊！装上就是胜利！”这响亮的口号傳遍了各个工地上。这一天，三个二十五吨、两个五十吨的炼鉄爐已經点着了。还有一个能容納百余吨的大爐已經装上了一半，天就黑了，剩下的一半决定明天再装。于是下达了收工的命令，各队浩浩蕩蕩地归营露宿。

晚飯后，我和韓主任等研究了明天的工作。同时大家又責成我写一份“报捷书”，等明天那个大爐装好，出鉄就发出去。会后，在工地的宿营地上，我們挨个队、排进行查夜。看到了緊張劳动后的鋼鉄战士，在屋里屋外，炕上地下，仓房窑洞，已經入睡了。这时，

我感到很高兴。

可是第二天我們正要去裝百吨大土爐時，忽然發現叫誰給點着了。這多麼糟啊！礦石還是礦石，一點沒煉好！韓主任也來火了：“這是誰搞的鬼，耽誤了發射‘衛星’，還浪費了多少人工和大柴啊！”有的人插嘴說：“可能昨晚收工時，誰在後邊誤認為這個爐子滅了，出於好心給點着的。”王欽祥也說：“崔書記，我看還是另打主意，馬上行動吧。”大家一聽，也有道理，光吵吵是不行啊，還得組織人力干哪。

天陰沉沉的，心里也悶的難受，我們又一筐筐地從大爐往外撿那些燒得圪圪半片的鐵礦石。忽然毛毛雨又嘩嘩地下了起來，天也來找別扭！社員們激戰了一天，好歹把具有決定意義的大土爐重新裝上啦，和另外的幾個小土爐一起開始點火。很快，幾個小土爐就火焰重起，但是這個該死的大爐一氣點到一更天，還是不着。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這是多麼急人哪！我們幾個人不知弄了多少蒿子，撲了幾趟樹葉子，還是不行。

忽然有人說：“得下山到伙房去拿瓶火油來，不然是沒治啦！……”我一想也對，就派人去了。

撒上了火油，火光升起來了，我們才鬆了一口氣。

五小時以後，鐵水流出來了，“衛星”上了天。從此，山區的面貌更加可觀了。

